



MG
B821.2
4

4574

二組訓小叢書

革命的人生觀

中央組織部印行

二十八年十月



3 1770 8653 9

革命的人生觀目錄

總理遺教

軍人精神教育……………一

總裁訓示

生命的真義……………八三

軍人的人生觀……………八八

黨員的人生觀……………一二四

認識人與宇宙國家社會之關係……………一三六

革命的人生觀 目錄

二

應如何達成革命的目的……………一四五

行的道理……………

一五八

朱執信先生遺著

生存之價值……………

一九三

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

二四〇

人類的將來……………

二六六

總
理
遺
教

軍人精神教育

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對滇越贛軍講演

第一章 精神教育

(一) 精神教育之要旨

今日集諸君於一堂，講授軍人精神教育，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諸君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之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惟諸君前此所受者，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今在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業，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

教育爲何。卽軍人之革命精神是也。此次諸君遠涉桂林，渡長江而北，直搗幽燕，所爲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卽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此爲今日順天應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吾輩生在中國，丁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亟應同負革命責任，以完成此非常大業。惟負此責任，非有革命精神不爲功。革命事業，在十年以前，雖已推倒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然以言成功則尙未也。武昌革命後，所謂中華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益以兵災水旱，遂無甯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卽革命未

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此次革命，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繼續爲之。故本總統此行，卽與諸將士同心協力，應革命時機，建革命軍事，發厥所至，無不爭先響應，裹糧景從，故不待兩方交綏，已可決勝，此必然之勢，無可懷疑者也。諸君不信，可觀各國歷史，及現今時勢，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亦卽爲順天應人事業，其成功之左券，有可預操者。各國中如美如法，皆爲革命先河，最近如俄，其勞農政府，亦由革命造成，是其例也。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著成效，然風氣日開，民智日進，而時下之奸雄強暴，亦必假託民意，始得生存於國中，此足見潮流之猛烈，非人力可以當之者。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已

任。實言之，卽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解決此問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會受軍人教育乎？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卽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與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反是則否。

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此種革命，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此革命主義，卽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

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第二之主義，爲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簡言之，卽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亦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第三是民生主義，爲社會革命，亦卽經濟革命，謂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分配，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三種主義，大要如此。若論種族革命，前此滿清專制時代，四萬萬人民，受其壓抑，莫敢誰何，苟且偷安者流，復不知民族主義，甘心俯首，樂爲臣僕而不辭。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稍有知識者，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然終不免遲疑却顧，以爲漢人

已占居優待地位，根深蒂固，論土地則有二十二行省，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以身無尺土，手無寸鐵之一人，縱使鼓吹革命，將操何術以勝之？是直螳臂當車，多見其不知自量。故當時有笑予爲瘋漢者，謂此事絕對不能。予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其不成功者不爲也，非不能也，彼滿清之於中國，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吾何憚焉？因有此決心，遂能貫徹主張，使革命思想，漸次膨脹，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民族革命，始能實現，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所惜者，推翻滿清之後，革命黨人以爲已奉凱歌，躊躇滿志，不於政治上，社會上，同時加意改良。故直至今日，建設事業，尙未完

成也。

(二)精神之定義

今所述者，爲精神教育，欲知精神教育，當先知精神爲何物，欲知精神之爲何物，當先下定義。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能確知其爲何事何物之謂也。譬如人在世界，究爲何物，從哲學上解釋，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之真義若何，始爲圓滿答覆，若云人卽是人，不得謂之定義，依予所見，古人固已有言：「人爲萬物之靈。」然則萬物之靈，卽爲人之定義。至於精神定義若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卽爲精神可矣。

精神之爲何，須從哲學上研究之。曠觀六合之內，一切

現象，釐然畢陳，種類至爲繁夥。今先就其近者小者言之：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木頭也，手錶也，奔赴吾之眼中者，吾皆能縷指其名，以其有質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於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種類更多，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或全國，或世界，則形形色色，雖集多數博物家，不能考求其萬一，物類之繁，概可知矣。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也，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

其能言辭動作者，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直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旣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卽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

(三)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旣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

革命的人生觀

一〇

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予觀之，武器爲物質，能發用此武器，全特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有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齊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

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苟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豈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予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卽精神也。

。舉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膏虎吻，必無幸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

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因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述各例，則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即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日臨戰，委而棄之，非為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為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

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證何在，精神爲之也。

(四) 軍人之精神

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自必嘗於軍人之精神。惟現今之爲軍人，與前不同。頗具有特別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於危險。以現變論，感於中國之說，表面上似甚冷靜，實則不然，其在以前，此種論調頗高，吾國人士，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後，乃漸歸沉寂，以爲外國不復嘗瓜分中國，遂亦相與忘之，此乃大誤。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變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漫

攘數年，未嘗統一。北有內亂，且使各國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養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冰炭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既爲軍人，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倘不能負此責任，豈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馴至於國亡種滅，其咎亦誰尸耶！

諸君在此聽講，有爲滇軍者，滇人必知滇事，且必願聞滇事。夫與滇省接壤者，非有緬甸乎？非有安南乎？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安南則併吞於法國矣！試以安南言之：法國對於安南，專用一種愚民政策。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

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毫不使之聞知，且禁絕之。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事爲法國政府所聞，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其悉數解回。日本礙於邦交，遂允其請，送回之後，卽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英暹對於緬甸，亦用此種政策，蓋恐其知識增進，思想發達，將脫離而獨立也。如緬甸，安南者，實爲吾國前車之鑒，倘不及時振奮，仍自私自利，釀成四分五裂之局，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諸君再觀英國之所用政策，便當覺悟，彼非以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固明明中國人也。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中國人而可爲外國效力來攻中國。此其例卽如滿清咸豐時代，英法聯軍因雅

片與中國構釁，英法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號稱潮勇者，使之攻大沽，攻天津，攻北京，焚圓明園，凡此諸役，皆潮勇爲之。以中國人攻中國人，以中國人爲外國人效力攻中國，可痛孰甚！現時國勢至此，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凡爲中國人，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倘尚不思救國救民，縱使外國不復瓜分，中國亦將束手待斃。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予觀之，固猶未完全成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

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伏；有革命精神，則爲英屬之愛爾倫，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爲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頗有進步，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高麗亦然，日本之待高麗，異常苛酷，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肯受制，處心積慮，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日本雖防之甚嚴，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若論中國領土，如安南，如高麗，如緬甸，如西藏，如臺灣等，咸

爲中國屬國或爲中國屬地，要而言之，前此皆中國領土也。今乃已入外國版圖，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亦同時隨之喪失矣。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最目擊傷心者，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海關乃中國收稅機關，質言之，中國之金庫也。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國安得而不危？救危之法，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卽爲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卽爲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第二章 智

(一) 智之定義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今先言智。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卽爲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卽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靈明日錮，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

(二) 智之來源

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

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爲智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學，乙聰明雖不如甲，而好學過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於甲，此則由於力學也。此外亦有不由天生，不由力學，而由經驗所得之智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要而言之，智之來源，不外此二者而已。

(三) 軍人之智：

(一) 別是非；

(二) 明利害；

(三) 識時勢；

(四) 知彼己。

諸君皆爲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爲軍人精神之一種。尤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試再分述如左：

何言乎別是非也？凡爲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責任如何。軍人者，爲社會分功，而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何謂分功，社會上之事業，非一人所能獨任，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等，在乎吾人自審所長，各執其

業，此之謂分功，試再舉例以明之，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造飯也，打魚也，摘果也，既無他人可以分任，非若住居城市，惟意之所適，造飯則有司爨，卽至打魚摘果，亦皆有各司其事者。故一人之世界，與社會之世界不同，欲求一飽，須兼數役，其困難可知。又不獨以飲食爲然，如欲避風雨，禦寒暑，則須自造房屋，自爲木工，非若在市鎮地方，欲建高樓大廈，但解囊出資，便可集事，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較衆人共同生活，難易有別。倘同時漂流孤島者，其數能及十人，則舉凡造飯，打魚，摘果，建屋諸事，不必集於一身，可以分功爲之。如單則勞苦減少，而所得效果亦多。社會者，卽分功最大之場所也。

各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大社會，故社會之事業，愈分愈多，則愈形活動。諸君之爲軍人，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彼爲農，爲工，爲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執干戈，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而軍人之生活，則皆取給於彼，衣食住行四者，皆不須自爲，面有人代爲之。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亦卽在此。但如何而始盡此衛國衛民之職業乎？其最先最要者，爲別事非。是非於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爲是，不利於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護國，利於國則爲是，不利於國則爲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護民！何能護國！以予觀之，現

時軍人，雖非無能明是非者，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往往但顧目前，以爲我有槍在。對於人民何求不得，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以盡，軍人之責任全然拋棄，不能保民，反以害民。社會何貴有此軍人！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諸君既爲軍人，則當思爲社會分功，爲人民爲國家負責，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卽在別是非，是非之別，卽在合乎道不合乎道，惟諸君自擇之。

何言乎明利害也？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譬如軍隊所過地方，真能秋毫無犯，則民必爭先恐後，壺漿箪食以迎之。故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其恃強騷擾，則民皆望風而去之，如避虎狼。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往往桂軍正

在前方攻擊，而後方出其不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或截留糧彈，或不供食品，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故人民以此報之。可見害人者，適以自害。利害之間，在乎智審。但以利務求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其利亦卽在此。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是則爲利，利可爲也；非則爲害，害不可爲也。明乎此，始可謂智，始可爲軍人，始可爲革命之軍人。

何言乎識時勢也？諸君此次遠來桂林，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志在統一中國，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試問此事爲何等事業？爲此事者，果有如何把握乎？是在審時度勢而

已。古人所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固非獨軍人爲然，而在軍人尤甚。何謂時，卽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爲，且爲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爲，且爲之也難。例如種果，果已熟矣，摘而食之，味必甘美，反是則否。種稻亦然，未至收成之期，雖欲助長，不可得也。何謂勢，卽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例如同一石也，推之下山則勢順，而用力易，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而用力難。時勢之宜審度若此。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直如摘已熟之果，穫已熟之稻，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又如齒高山推石，使之下墜，乘勢便利，毫不費力也。現時北方人民，對於北方之腐敗

政府，厭惡已極，日望南方之援手，俾得早出陷阱之中，大軍一臨，勢如破竹，此卽若推石下山之例，順而且易，祇聞推之與否，推則未有不down者。或以爲北方之軍隊，槍枝較我完備，北伐豈能必勝？而不知時勢旣已至此，事半功倍，取之甚易。我則得道多助，彼則衆叛親離，軍隊雖多，猶市人也，槍械雖足，猶外府也。故曰乘時與勢，無不成功。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且渺不可知。造成此完全之國家。卽全在軍人，有完全之國家，斯有遠大之利益。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與諸君言之：英美之待軍人，凡服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又有其

子女亦服兵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亦由國家補助之。其在
戰陣死亡者，子女扶養，須至一定之年限，卽子能成立，女
已出嫁之謂。父母則給養終身，妻不嫁者，亦如之。彼英
各國，優待軍人如此，故軍人亦爭出死力，以衛國家。吾國
軍人，則以未有完全國家，前途如何，希望如何，皆難預揣
，或者今日入伍，明日解散，亦不可知。以滇軍論：不特無
完全國家，且遠離本省，轉戰多年，其苦尤甚。此後欲求自
己之遠大利益，則當乘此革命時機，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國
家，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退伍則給予全額，卽父母妻子，
亦皆有所資以爲養，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若不此之
爲，徒貪近利小利，今日搶一商店，明日掠一富家，甚至借

拉夫之名，施行劫之實，所獲無幾，而怨謗之積，乃如丘山！此不特無利可言，且爲大害所伏。觀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卒至一敗不可收拾者，是其例也。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宜思建設新國家，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且其利不獨在軍人，四萬萬人民咸受其賜，其遠大爲何如耶！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實則害也。非利也。利害不明，已不能自衛其身，又安能衛國？又安能衛民？時機未至耶？實則十年以前，早已成熟，倘武昌革命之時，乘勢打破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遲至今日。此卽若種果種稻，已至成熟之期，不摘不穫，終亦腐爛而已。時不可失，一誤豈容再誤，願諸君勉之！

何言乎知彼已也？古人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現在北方軍隊，其內容極形複雜，約可分爲三大部分：一爲奉系之張作霖，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如浙盧，閩李，陝陳皆是。此三派者，兵力相等，同床異夢，相爭而莫敢先動，則成相持之勢。獨吳佩孚跳梁其間，而爲奉皖所同忌。吳一窮酸秀才耳，既爲旅長之後，驅取南方金錢，擴張軍隊，屢發通電，以贊成共和，建設民治爲言，一時人士，受其欺蒙，北方僞政府亦倚之如長城。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今則已受僞命爲兩湖巡閱使，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此次入寇湖南，乃有決堤淹軍之舉，湘鄂人民，慘遭荼毒，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其名譽已掃。

地矣。即彼之內部，亦頗不穩固。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亦傾向我軍，派人前來接洽。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恐不能當北伐之師，近且派遣代表來粵，其用意何如，殊不可測，將來罷倒戈抗徐世昌與否，亦尙難知。以現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故時有後顧之憂。更扼要言之，則此三派之人，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廷者。以上所述，爲彼方之情形。至若自己之情形，則如何耶？兩粵固無問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此外散布北方軍隊，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祇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鉅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北方無主義，南方爲公，北方爲私故也。以有主義與

無主義戰，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勝敗之數，奚待蓍龜，但觀此大總統來桂，人民歡迎之誠意，即可窺見一斑矣。

軍人之智，如前述之謂是非，明利害，觀時勢，知彼己凶者，固無疑義。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官長士兵，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須知人民與我爲一體，利害與共，不過勞功任事而已。我爲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彼乃爲農，爲工，爲商，以供我之衣食者，卽有待於我之保護。倘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彼若相率裹足，無復敢爲農，爲工，爲商者，軍人之衣食將誰供乎？是豈受害，仍在自己。故軍人之智，須以合於道義者爲準。諸君既各有天生之聰明，曾受軍事教育，而滇軍又皆身經百戰，富有軍事上之經驗，

於智之來源，固已兼備。誠能發揚其精神而光大之，何患乎北伐？又何患乎北伐之不成功耶！

第七章 仁

(一) 仁之定義

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謂之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智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予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云者，爲公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

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所愛爲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爲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

(二) 仁之種類：

(一) 救世之仁，

(二) 救人之仁；

(三) 救國之仁。

仁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則皆爲博愛。何謂救世？卽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穌教，皆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當佛教初來中國時，闢佛者頗多，而佛教教徒，乃能始終堅持，以宣傳其主義，佔有強大勢力。

耶教亦然，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信徒，則肯置而不顧，仍復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此所謂捨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謂救人？卽慈善家之仁。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如寒者解衣衣之，饑者推食食之，抱定濟衆宗旨，無所吝惜，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此謂捨財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謂救國？卽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爲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後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試以日本爲例，初本弱小，戶戰勝俄後，乃一躍而與

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卽在于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艦，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者，竟至蹈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爲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身以救國，志士之仁也。

(三) 軍人之仁

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自有軍人以來，無不曰爲國盡力。但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

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君主即爲國家。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只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爲君主出死力，非爲人民而犧牲也。若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即同時爲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然國家之本質如何，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第一爲領土，國無論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爲其根據，此土地，即爲領土。領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第二爲人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即爲其團體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則國家亦不能構成。第三爲主權，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力，仍不

能成國。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

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爲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國利民福爲何事，救國救民，爲何等責任也。我南方軍人，不以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先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卽爲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三民主義，已於第一課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欲言此主義，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時漢族受治於滿人，土地全被占據，二百餘年中，尊韃子爲皇帝，韃子者，卽滿洲人也，或亦稱爲韃虜。初入關日，亦多有起而與抗者，卒以繼於實力，遂致失敗，揚州十日之慘殺，真痛史也。自是而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甘心服從。自予提倡革命以來，人心稍稍感動，民族主義，漸次膨脹。一般志士遇害頗多，殺一人復生十人，殺十人復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盪全國，直至武昌起義，始將滿人推翻，光復漢族。然則時至今日，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稱帝僭號，故吾人羣起革命。今則滿族雖

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蒙，藏，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蒙藏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若不及今振拔，將來恐將流爲他國奴隸。而振拔之責任，尤爲軍人是賴。軍人者，擁護國家者也。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爲圓滿解決。否則滿族雖已排斥，代滿族而起者，虎視眈眈，正復繁多，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安南之併吞於法國，是則尤可憂也。

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這原禍首，其在滿人。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種種政策，無非壓

抑漢人。因漢人之文明智識，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占優勝，必爲其害。滿人中有端方者，嘗言：「甯可送與朋友，不可給與家奴。」彼蓋以朋友比外國，以家奴比漢人。故在滿清時代，凡割讓土地，喪失國權之事，甘心爲之，絕無顧忌。直至革命以來，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以言國權，如海關則歸其掌握，條約則受其束縛，領事裁判則猶未撤消；以言土地，威海衛入於英，旅順入於日，青島入於德，德國敗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還歸。由此現象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實行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始能與日本，邊

羅，同爲東亞之獨立國。勿謂滿清已倒，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也。

次言民權主義。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產。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眷聰明諸說，皆假此欺人，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託諸神話鬼語，堅人民之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現今民智發達，君權國已斃存在，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敢斷言將來世界上，無君主立憲之地。其在歐洲各國中，則以英國爲先覺，革命最早，造成立憲國家，一切政權，在於國會，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限制。此外如法國，亦幾經革命，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歐戰以

後，德國俄國，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一鼓成功。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乃竟同時並舉，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已有明證。卽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遺之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歸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乃亦不旋踵而敗。足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爲世界潮流，爲古今公例，不可強而致也。

君權國者，爲君主獨治之國家，故亦曰獨頭政治。民權國者，爲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衆民政治。（但如代議制

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一)試以經營商業爲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二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卽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卽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固爲民權國也。旣曰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之法，卽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可分爲四：(一)選舉權。凡爲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選舉權，亦曰普選權，由選民選出官吏，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卽爲公僕。(二)罷官權。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東選任，亦

可由股東廢也。(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異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也。(四)複決權。此即廢治權，法律有不便於人民者，以公意廢止，或修改之。以上四種，爲直接民權。有此直接民權，始可謂之行民治。彼北方之吳佩孚，亦嘗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固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借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長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餘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遭抑壓。現雖高揚民治標幟，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是在吾人竭力提倡，務使民權日益發達，然後民治乃可

實行也。

民族與民權主義，既如前述，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自由主義，其效力本屬相通，故主義雖各分立，仍須同時提倡。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爲主而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等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爲對內，而非對外，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卽在乎是。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階級爲貧富階級，如大富

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只受其束縛騷擾，陷於痛苦，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錫之歎。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尙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何必提倡民生主義，豈非無病而呻歟！不知其於中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艾。民生主義，則爲防患而預防，及今不圖，後將爲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爲例，上海之黃浦灘，前此一畝之地，不過價銀二十兩，現時地價，則不知漲價幾倍。廣州之長堤，當未開馬路以前

每一畝地，僅值五六元，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
將來此種土地，盡入資本家之手，一般貧民之痛苦，即因
之以生。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迨全行收買
以後，復以高值租賃於一般貧民，貧民無如何也。衣食亦然
，若俱爲資本家所壟斷，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遂致富者愈
富，貧者愈貧。如美國工人，工錢雖多，而生活仍極維艱，
已陷於此種之困境，即其明證。再舉一例，以桂林論，固素
稱山水甲天下者，然非猶千巖競秀，徒爲美觀而已，實則桂
林之大富源，即藏於此。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即洋灰之好
原料也，將來實業發達，將此石頭造成洋灰，即所謂土礦去
。洋灰之銷路甚多，用途甚廣，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其所

得利益，將不可以數量計，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若不預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

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俄國現在之新政府，則有鑒於此，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勞農政府者，直乃農、工、兵政府。卽以爲農爲工爲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

猶推翻君主專制，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是即所謂社會革命，亦即所謂民生問題。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人民受此影響，勢將起而效尤，故互相聯合，以與俄國戰，迄今四年，仍不能戰勝俄國，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則在不均。以予觀之，貧富問題，即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遷學各國將資本家悉數掃除。因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

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預防之法維何？依予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爲照價納稅，一爲照價收買。照價納稅者，卽爲值百抽一法，例如每畝值二十元，納稅二毫，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納稅二千元，如是則期稅之輸納，胥得其平矣。但照價納稅，必先自規定地價始，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且尙恐估計不平，人民有不服者，許其申訴，因復有控訴衙門。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恐徒滋擾，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卽照其呈報之價抽稅，較爲簡便可行。所慮者，卽在希圖少納地稅，抑價朦報之一點，實則可勿慮也。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

即可免除此弊。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年應納稅十元，若彼以減圖稅額之故，祇報每畝值百元，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是誠於彼有利，然一經照價收買，則原報價值百元者，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其受損不益甚乎？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必不敢抑價朦報，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至若解決資本問題，必先振興實業，中國現在患貧，豈有資力與辦？予則主張借外債，以從事生利事業，不可以供消耗之用，如北廷剝肉醫瘡之所爲，而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鑛山，鐵路，定爲國有。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卽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始可謂之國

利民福也。

以上三種主義，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亦卽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軍人者，以救國救民爲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卽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第四章 勇

(一) 勇之定義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茲述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

予以爲最流通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卽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卽爲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卽勇之定義，決可無疑。但軍人之勇，須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則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今再就勇之種類，分別言之。

(一) 勇之種類

勇之種類不一，有莽莽之勇，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

此數者，皆謂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言：「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一卽恐輕用其勇，誤用其勇，徒成爲游勇之勇。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此次粵軍援桂，桂軍一遇粵軍，輒卽潰敗。其故何耶？則以無主義，無目的，無知識，故雖有小勇，於事無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名，自去年由廣東敗竄回桂，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轉入江西，殘部僅餘二三千人，所過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似具勇氣者，然終係強盜性質，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以贛軍與沈軍比，贛軍固真正軍人也。乃沈軍先至江西，而贛軍尙在桂林，江西宜爲贛軍範圍，竟被沈軍侵入。此時爲贛軍者，正當發憤爲雄。

實行回贛，以雪此恥。且贛軍回贛，與滇軍回滇，情勢不同。因贛省尚屬北方地盤，滇省已爲西南團體，故滇軍不必回滇，贛軍必要回贛。明乎此，則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游勇之勇，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

(三) 軍人之勇：

(一) 長技能，

(二) 明生死。

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爲技能。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新武器，自必耳熟能詳，無庸贅述。但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

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彼之所用戰術，皆爲游勇戰術，最能制勝。予亦主張此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與北方交戰，尤爲相宜。約言之，有五種技能，爲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麤，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爲斷，故命中爲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卽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效力

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密達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與陶天地洞，為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有開戰時，閱者無人，不知其戰鬪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一十六擔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

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為少，豈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止有此數，非遇敵人，豈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為然，即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為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者，即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寸

校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卽不帶無的而發矢，只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罷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用，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爲贅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抬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至爲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濫竽，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予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敵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以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嘗聞諸游勇，彼

謂隱伏祕訣，祇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深夜，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度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翹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必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尚有實例可證。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餘四人，逃在山上，敵人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寧有幸事耶！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特走路。練習之法，祇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腳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卽以善走稱，尙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爲我之所長，敵人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意也。

何謂能吃糧？游勇所持之糧食，卽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斤，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餓，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爲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占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爲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糧，則於行軍極爲簡

便。既免飛芻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

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即不怕二字。然暴虎馮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問題，為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而後，尚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莫不着上幾字，死既終不可避，則當乘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天生今，實之世界，為革命世界，可謂生得其時，予我建功成名之大好機會。吳淞武革命，孔子且豔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為人民革

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踐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其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爲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爲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且雖爲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長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爲？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堂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下，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爲榮譽？是在生與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故爲革命而死者，爲成仁，爲取義，

非若庸庸碌碌之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諸君爲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爲軍人。須知軍人之爲國家効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爲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共勉之！

第五章 決心

今日成功

今日成功

軍人精神教育

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質言之，即改造成新世界，於破壞之後，加以建設之謂。負此責任，全在吾人之決心。決心於何見之，在乎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軍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爲智，能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然後左右逢源，無不如志。第二之要素爲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此三民主義，亦即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治、民治、民享之說相通。第三之要素爲勇，軍人須具有技藝，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爲軍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策羣

而爲之，非少數之所能集事。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尙須奮勇前進，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將欲改造新世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三：一曰成功，二曰成仁。

所謂成功成仁者，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吾人何爲而革命，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期其成功，不成功，毋寧死，卽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卽成仁，二者而已。成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仁，則同拚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正義，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

而死，則爲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惟諸君識之。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爲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不獨子其子，是爲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卽所謂天下爲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頗與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廢疾者，皆由政府給養，故謂之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因而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

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即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

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託諸空談也。今日之世界，乃自私自利之惡濁世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既無保障，又無希望，且陷於極端痛苦，於是產生厭世思想者。若論軍人地位，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俗諺。意謂其人必爲身無職業，以當兵爲生活之末路者。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

革命的人生觀

七二

故有此語。以予觀之，不特軍人爲然，卽一般社會前途，亦復非常慘澹。在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爲官爲兵，雖有薪水火食，僅足自活，而父母妻子，尙不能所資以爲扶養。故在此舊世界，實無一人可以脫煩惱者。

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諸君必以爲彼有多金，宜可高枕無憂，而却知不然。華僑之初往外洋也，實乃被賣爲奴，廣東語謂之豬仔。從前有古邑招江，南洋招工，在澳門等處，以此項實爲業者，謂之豬仔館，其被賣出洋之輩，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始肯出此。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而不知其當日之貧，且總計一年中，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能致富回國者，爲數復極寥寥。予因此憶及予友嘗爲予言，彼

前在南洋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礦場及樹膠園。彼外國人者，指以告予友曰：「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予友無以應之，適復前行，過一木墳場。予友乃以問外國人：「此崇葬者何耶？」外國人曰：「墳場耳。」予友曰：「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爾尚未知中國人因出洋而稿死於是間，如此塚中之獨體者，不知凡幾也。」由是以觀，其南洋華僑之狀況，大略如此。倘有美洲華僑，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然一生幸福，亦復有限。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爲人傭工，在外十年，纔稍有餘資，至三十歲時回國娶妻，娶妻之後不及半載，餘資已罄矣；又須出洋十年，直至四十五歲回國，稍得餘資。

，乃建家宅，宅成而金又盡，仍不克寧居，迨第三次出洋以後，如能得資，以略置田畝，然至少已五十五歲矣。適適異國，皆人所悲，彼美洲華僑者，三十年中，家居之日不及二載，亦未見其能安樂也。

予於此，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其愉快何若。以予所眼見之例證，則適相反。予前由香港赴南洋時，同舟者，有一華僑富翁，家產約二十萬，予與彼同在一等客艙，常相晤談，彼乃日日訴苦，似欲予爲之分憂者。予始甚詫異，迨舟行日久，頗厭惡之，因自往大艙中，視彼出洋之工人（卽被賣出洋之豬仔），私自付度，彼工人之愁苦，定較富翁爲甚；而抑知不

然。工人雜坐一團，其狀至樂，有談開者，有唱歌者，此時予又大詫，何以富翁之多財而憂，尙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迨折回自己艙位時，所謂富翁者，訴苦仍復如前。予因告以適在大艙，見彼出洋之工人，却甚歡樂，而予已積產二十萬，似有重憂者，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富翁聆予言，蹶然而起曰：「我在三十年前，亦工人也，亦如彼出洋之工人，固至樂也。今雖存二十萬財產，不惟不樂，且憂甚，試用兒女成行，娶者嫁者，皆仰給於我，我子復多不肖，長者耗我數百萬，次者所耗亦百餘萬，此後子復生孫，孫復生子，僅恃此二十萬財產，何以維持，又安得而不憂耶？」準是以觀，財產雖多，仍不免於愁苦。諸君試於一身之外，計及妻兒

，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尙有一例，香港澳門，從前恆有積產之家，恐其子孫浪費，而以家產託之善堂管理，將其本息半數，捐入善堂，留其半以遺子孫，以爲如此，可以長久保存。不知此法初尙可行，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半假慈善名目，騙取金錢，故廣東善堂，人有目之爲善棍者。依以上三例，可見現今世界，不論有無財產，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非獨軍人爲然。卽以軍人論，能如李純，王占元者，有幾人乎？以彼之剝削人民，積產至數千萬，亦云位尊金多矣。乃一則不得其死，一則不安於位，下此者更無論。蓋現在世界之社會生活，必無良果，須決心改造新世界，始有安樂可言。安樂之新世界，果如何改造耶？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權

財盡。其患在貧，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大富源，且欲瓜分之。則中國之不貧可知。以桂林言，所有石山皆可造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將來科學進步，機器發明，名爲石山，實爲黃金。只此一端，已足致富。此外廣西礦產甚多，各省亦皆如是。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中國產煤，爲各國冠，倘完全開發，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不過中國不自開發，貨棄於地，猶如珍寶藏在鐵櫃，若無鑰匙，終亦死藏而已。廣東俗語，有所謂「夾匙夾萬」者，「夾萬」即鐵櫃之類。中國之貧，豈止坐此病。倘能用其聰明智識，從事開發，則吾人自身之幸福，與子孫之幸福，實無涯際。改造安樂之新世界，其卽在乎此。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惟能保民，而

不能教民養民。真能教民養民者，莫如三代。其時井田學校皆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斯爲善矣。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尙在我後，成績較我爲優；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衆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先給幼者，老者，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最後始及於普通人。又如貧民無力入學者，國家須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卽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責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劃，庶

震近之。

由俄國而反觀吾國，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俄國革命，爲打破政治之不平等，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而吾國今日則尙無大資本家產出，祇須用預防政策，較俄國更易爲力。彼俄國之政府，名爲勞農政府，實卽農工兵政府，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新國家。吾國今日之軍人，尙亦具有主義及目的決心改造新中國，其效果必在俄國上。何以知其然也？俄國在寒帶，而中國在溫帶。俄國有資本家，而中國無資本家。無論天然的方面，人爲的方面，均較俄國爲勝。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另有新組織，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

革命的人生觀

八〇

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讓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爲公衆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將駕歐美而上之。諸君憚此無量幸福，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視彼季純王舌死，又何若耶？而所以博此幸福者，則全在此之革命。與此致之選命軍人。此次革命爲順天應人之事業，必能成功。前包信之說設若不成功，則如何耶？古人有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死諸何？成仁是也。成仁而死，繼有偉大之價值，縱使前仆後繼，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卽亦無所吝惜。是在立定決心，從事革命。成功而後

，匪獨公衆之福，抑亦私人之利。試舉一例，舟在大洋，觸石將沉，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猶自檢點行李，試問舟果沉，行李尙能獨存乎？吾人對於國家，亦卽如是，坐視其亡，將無立身之地。救亡之責，端賴軍人。今者諸君，將由桂林出發，其所取之途徑，卽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一言以蔽之曰，決心而已。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造成光輝之革命，中華民國國家，實利賴之，諸君勉乎哉！

革命的人生觀

總
裁
訓
示

生命的真義

——廿二年七月廿二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生命的真義是什麼？大家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自從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撫養我，鞠育我，長大以後，進到學校裏或部隊裏，再由先生或上官教育我，培植我，使我成一個**人**，有相當的**智識**和**能力**。但是我們這個人，這個**軀體**，普通最多只能活到八十歲，這八十年的壽命若計算起來，並沒有多少時間：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五天，八十年合計也不過二萬九千二百日，這個短短的期間，很快就過去了！若拿我們自己這八十年的壽命，來和我們民族五千年有記載的歷史來

比，那不是僅僅佔到極短極短的一段嗎？而我們自己一個人，在整個偉大的民族生命中，豈不更是渺小如滄海之一粟嗎？！同時，我們這個生命，乃是整個民族幾千年所遺留下來的，乃是整個民族生命的一份子，乃是開拓整個民族未來無窮的生命的！所以我們講生命，決不能就自己這個小的軀殼之存亡來講！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短的壽命之終始來講！我們要講生命，一定要講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要講我們民族整個歷史的生命！總之，我們不好把自己個人的生存看作是生命，我們要把整個民族之歷史的生命當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民族，整個歷史，要負起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大責任！這就是講：我們要繼續保持整個民族的生命與歷

更的光榮，更要努力將這個生命與光榮發揚光大而開拓於無窮！我們中華民族已有了五千年光榮的歷史，但是到了現在，整個民族已經遇到最大的危機，全部歷史已蒙受重大的恥辱，我們生當此時，就要負起責任來打破這個危機，洗雪這些恥辱！決不可使整個民族的生命到我們手裏而衰微，整個歷史的光榮到我們手裏而減色！我們一定要繼續保持我們民族就是我們祖宗父母遺下來的五千年光榮的歷史，並努力開拓我們部下與子孫未來光榮的歷史，不僅五千年，而且要再繼續五萬年，五萬萬年於無窮盡的，這就是使我們自己的生命不僅活過七八十年就算了事，而且能繼續不斷的活到五萬年五萬萬年可以永久的存在！我們自己個人的壽命與軀殼，

不是真的生命，我們一定要知道整個民族之歷史的生命，纔是我們的真生命！民族的生命和歷史的生命，是繼續不斷的，是永久不死的！我們的生命，也就是繼續不斷的，永久不死的！我們的軀殼既不是我們的生命，所以軀殼雖然死了，而真的生命並不是隨軀殼而斷絕的！如果以自己的生命隨軀殼而死，那這種生命就不是人類的生命，而是禽獸的生命！禽獸的生命就不是歷史的生命！我們做一個人，就要創造人類生命，即繼續不斷，永久不死，前繼祖宗父母，後開部下子孫的歷史的生命！

現在中華民族之歷史的生命，就完全寄託在我們革命黨和革命軍上面，只要我們革命黨和革命軍的生命能繼續不斷

• 我們整個民族光榮的歷史，一定可以發揚光大起來！也就
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能夠繼續不斷，永生不死了！所以我們
要把自己這個渺小的短促的生命，貢獻給我們革命黨和革命
軍，來求得我們整個民族最偉大最光榮最久遠的歷史的生命。

軍人的人生觀

——二十年一月五日及十二日在中央軍校講——

上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年第一個紀念週，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業，總是在起頭的時候，訂定主意，決定計劃，然後照着計劃去做。我們所應確定的，無論功課，學問，事業，訓練，統統要在最初的時候，即有一個固定的計劃，不僅在一年開始的時候，要打定這一年的計劃，就是在每天早晨起來的時候，當天所應做的事情，也得在起來以前決定了。比如

說：我們今天從早晨起來，到夜晚睡覺熄燈爲止，應該做些什麼事？學校裏雖有功課，但在功課之外，還有許多自習的時間，尤其是我們教職員，在功課之外，應該多多研習，充分預備。一個人生在宇宙間，有兩件事是不能忘掉的。一是空間，一是時間。中國人向來不注重時間，以爲時間是不值錢的，因而使得我們中國國家，無論什麼事情，都是落後。爲什麼中國人要受歐美各國壓迫？爲什麼日本也可以在中國這樣橫強？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爲什麼要受帝國主義者欺負？原因就是中國人向來不講究人生觀。我們生在宇宙之間，爲什麼要一般師長教我們？我們又爲什麼來到這學校，學成之後有什麼用處？一個人的生命，究竟有幾歲？最

長命的也活不到一百歲，每天只有二十四點鐘，一百歲可存幾多點鐘，我們可以做多少事情？這些問題都是值得研究的。救國救民與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責任，都在我們一般教職員和學生的肩膀上，我們的責任如何重大！一個人的時間是很短的，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計劃，今天做一點，明天做一點，隨隨便便，敷衍過去，以為時間是不值錢的，那便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惟其如此，所以國家貧困，人民衰弱，民族墮落，到了今日這步田地，四萬萬同胞，將要完全受帝國主義者壓迫了。

今天我特地告訴各教職員學生，我們要做人，第一就是要節省時間。一個人的學問，事業，統統限在時間中。時間

派定，一點鐘可以當十點鐘用，如果不重視時間，不節省時間，不運用時間，一天二十四點鐘轉眼過去了，什麼事都不會做，這一生就是等於死了，什麼事業都不能成功。希望從今年起，大家都注重時間，莫把寶貴的時間空過了。無論是遊戲，上學，出操，統統是對於他們自己的志向，精神，體格，學問，和革命有益的修養。每天所做的事情，統要有一個計劃，才不愧生存在天地間。我自己雖沒有成功事業，不過自己常常想，如果想做事，便要注重時間，你們也是一樣。那一個學生能夠運用時間，重視時間，那個學生便一定可以成功，可以革命，各學生都能這樣，革命便可以很快的成功。那一個學生不愛惜時間，浪費時間，他就等於死了一樣。

·即令活到一百歲纔死，也是沒有用的。希望大家節省時間
·來完成我們革命的事業。

今天紀念週是民國二十年的頭一次，大家要知道從今年起，已是二十年了，即中國已是二十歲，二十歲的中國已是一個成人了，但是怎麼成人的呢？就是積了無數革命黨員的努力，奮鬥，犧牲，才造成今日的中華民國。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尤其軍官學校的學生，做國民革命軍人與國民模範的，要知道建設中華民國的責任，必要我們負擔起來。我們就是中國的主人翁，中華民國到了二十年，已經成人了，成人就要自立自強，纔可使革命早日成功。我們要真正成功事業，不只是注重學科術科，要在學術科之外，確定個人的

人生觀。我們在宇宙間生活，最要緊的一件事情便是時間。大家要做 總理的信徒，要做革命軍人，真正擔當國家的事，就是要從注重時間起。總理無論在什麼艱苦困難的時候，總要看書或看地圖，或同人講話討論，在他的房子裏，平時儘是滿地攤着地圖，各處都是書籍，他腦筋煩悶或臨到危險的時候，常常因看地圖，便減少了煩悶，忘却了危險，使得我們追隨他的人，精神也奮發起來。你們有許多作過戰的人，都可以有此經驗。就我個人說，也是一樣。一看地圖，就專心致志，把精神都集中在地圖上面，什麼事情，什麼危險都沒有在我的腦筋中了。大家要知道，看地圖是最有益處，最能使人專心致志，精神煥發，而且最易發生興趣的。

無論是政治家或軍事家，祇要有計劃，有目的，看地圖才是大有益處的事。所以總理常常攜着地圖，不論海洋圖，陸地圖，統統拿去詳細研究，這就是研究空間，空間的距離就是地位。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必須注意兩件事，一是空間的地位，或全球的地圖，另一個便是時間，我們對於時間，不是死了就算的，我們的時間是有永久性的，不是短續或片斷的。

我們生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包括起來，却只是『生活』與『生命』四個字。每天要做事情，就是爲得『生活』。無論吃飯，上課，出操，穿衣服，洗臉，掃地，這一切的行止都叫生活。鄉下人常相探問：『今天你做了什麼』

生活呀？」這要問的內容就是生活，所以一個人每天所做的事情，祇是生活兩個字便可包括完了。自從父母生我們下來到死為止，所活動的就是生命。「你們生命要不要生存呢？」這生存着的東西，就是生命了。一個人做事和行止舉動，就是生活。從生到死所活動的人生，或者死了之後還可繼續下去的精神，就是生命。一個人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生活與生命的全部活動。但是我們的生活，要怎樣才是正當的呢？有許多不正當的活動也可以算做生活，嫖賭也是可以算做生活，因為他也是一天到晚在那邊做的，不過有正當與不正當的分別。做壞的事情，便是不正當的生活，比如想升官，想發財的人，祇做自己個人自私自利的事情，不管國家與人民的事

·就是不正當的生活。大家要知道，我們每天所做的生活，最緊要的是要求自己心安，我們心裏面能夠安慰自己，不管人家曉得不曉得，如果一個人所做的事情，都要求人曉得，以為那是有名譽些，祇想自己好，只圖自己有名譽有好處，能夠升官發財的人，同學同志均不管，這就是一個小人，絕不能做大事情。這種生活在十九世紀以前，或可勉強存在，在現在的團體生活內，乃是絕對不行了。存了這種念頭的人，是一定不能成功事業的。不能成功事業的人，當然對國家，對民族，對人類，不會有什麼好處。近年來，有許多學生畢業出去，還沒有做完見習官，他就想做排長，想做連長，連長才做了幾天，他就跑到旁的地方運動做營長，但是他

自己資格不夠，經驗學問都沒有，只想做大官發大財，這種人還能成功事業嗎？不僅是不能成功事業，以後立足的地方都沒有了。現在國民革命軍有一個最大的毛病，便是精神不如從前一樣奮發與貫注，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要作什麼事，不明白爲什麼目的做事情與過生活。今天我告訴你們的只有兩句話，就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是在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我們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其繼續的生命。』現在同胞沒有穿沒有吃的人太多了，我們無論做學生，做下級幹部或高級長官，總要想到，除了我個人之外，對於一切人民同學同志朋友，都要使得他們一樣的有益處，不祇我們自己有飯吃有衣有穿房子住便算了。我們的生活，不是爲我們個人，

間接直接都得影響到全人類。要增進他們的生活，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所以我們進了軍官學校，就要預備去革命，為國家去犧牲。如果不明白自己生活的目的，不明白生命的意義，這個人就是死了，犧牲了，還是冤枉的。今天我告訴你們，你們進了學校，就要預備犧牲，預備為國家為革命而犧牲，犧牲的最後目的，就是為求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必須這樣，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大家現在過着團體生活，不是一個人做官發財就可弄得好的，做官發財是沒有用的，一定不能成功，而且時代也不會容許。一個人入了黨，黨如不能發展，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成功；如果入了黨，便專心致志於黨的工作，等到黨成功，我們個人當然也隨着成功了。

。須知我們入了黨，進了學校，大家便同心協力，使得學校充實起來，團體興盛起來，國民革命軍改良和發展起來，國民革命可以成功，那我們個人便是做一排長或見習官，也都成功了。現在這個時代，絕對不許有個人單獨的自私思想，自私的人，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是團體的時代，團體之外，沒有個人能夠做事情的，因為我們生活的目的，是在增進我們全體人類的的生活，不是爲了個人而生活。我們進學校以至將來拚命犧牲，統統都是爲着人類全體生活的。

現在講到『生命的意義』。隨便那一個人，活到一百歲也是要死的，早一點死，遲一點死，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死叮之後，我們的歷史生命，還能繼續下去才好，決不是我們

的身體死了，生命就完了。我們的生命的意義，不是那樣的。比如我們總理逝世，今年已六年了，但是我們總理的生命沒有完的，並且是永遠可以遺傳下去的。我們軍校的學生已死了幾千人了，但是軍校已死學生的生命，並沒有斷絕。因為中國國民黨存在，國民政府存在，軍官學校存在，軍官學校的學生也還有存在，他們的精神，永久不會消滅。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個人既然死了，生命即已斷絕，其實並不是那末一回事。比方我們總理死了，有我們一般學生來繼續總理的生命，我們一般同學死了，從新又有一般同學同志來繼續我們的革命。因為我們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其繼續的生命，不是說我出生到死為止就算了，我們的生命自己天天

仍在創造的，生命是可以創造的，不是生死可以限制，限制却全在於我們自己；如果只圖自私自利，那生命到死便是完了。若是實行三民主義，想民族獨立，謀黨務發展，我們的生命就是永遠不會斷絕的。

我們大家各個人都有創造的能力，父母生了我們下來，不僅祇生我們一個身體，還生了我們自己能夠創造的生命；可以創造的繼續的生命。我們要怎樣創造我們的生命呢？就是希望我們同學同志，能夠同心協力，一德一心，同生共死。我們同學同志繼續上來的，自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的學生起，傳至幾十幾百年以後的學生，都可接着繼續上來。我們自己的生死，不能限定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是鑿在所有的

的同學身上，也就在我們後輩學生的身上。惟其是這樣，我們始能團結，事業纔能發展的，不怕我們生命的不存在。因為我們的生命可以傳下去，我不祇希望你們，對於一般青年學生都是如此。求學不是學點學術科便算了，或者練習一年半載就完了。如果一般青年學生沒有創造生命的力量，中國便有一日將要滅亡，青年學生如果不明白自己有創造繼續生命的能力與責任，我們中華民國也就沒有希望了。這樣就對不起黨，對不起總理，也對不起自己生身父母。希望大家切實記住：『生活的目的是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繼續的生命』，這兩句話。然後我們不致錯誤真正生活的目的，失去真實生命的意義。固然，我們的學

術科統統要訓練好，但在學術科之外，還要明白我今天所講的人生觀。一個人必要認識自己的人生觀，知道做人怎樣做法，如果我今天講的話，你們以為是沒有意思，你們就不配做革命黨員，你一生要無聲無臭的過去，國民革命的事業也不能成功。希望你們成爲 總理的信徒，繼續 總理的生命，成功一個良好的國民，擔負中國革命的事業。現在有許多

人說，中國社會不安寧，一般學校的學風很壞，我們中國的前途是很危險的，這避免危險的責任要誰擔當呢？ 總理從前講過，只要有三百人能夠聽他的話，他就可使革命完成。現在我們軍官學校的教職員學生已有三千人，我相信，無論其他學校的學風怎樣壞，如異這三千人能聽我的命令，同

心同德，我相信中國就可以安定，革命也可早日完成。你們進了軍官學校，你們就是 總理的信徒，今後就是要爲黨爲國爲主義而犧牲，再沒有旁的事業與生命了。「親愛精誠」是我們學校的校訓，須認透這四個字，爲了本黨同學同志，爲了本黨與全國的同胞而努力，我們三千多同志便可擔當安定中國的事業，負起維持社會抵禦危險的責任。因爲這種責任非常重大，你們又都前途遠大，所以必須要同心同德，親愛精誠，協同一致的來盡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

下

上星期我講做人的道理。以我們生活的目的，是在增進

人類全體的生活，而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其繼續的生命。
「這可說是我個人的哲學觀念，也可以說我的人生觀，就是這兩句話。總理在世時，我曾問過總理，總理以為這兩句話是不錯的，所以今年第一個紀念週，便首先告訴你們做人的道理，人生的哲學觀念，是應該這樣的。」

一個人不知道做人的道理，隨便跟着人家走，那是很可憐的。父母生我們下來，成爲一個人，在國家中間成爲一個國民，爲的是什麼？我們一生一世要做些什麼？我們生活目的是怎樣？這些問題一定要先瞭解明白，然後纔做其他的事業；人生問題沒有瞭解明白，所做的事就統統沒有基礎。要能瞭解人生問題，拿定方針去做，纔有結果，纔有很好的成

功。一個人要成功事業，要先研究做人的道理。父母生我們下來做什麼？我們做人怎樣做法？這比一切學問都重要，必須明白這兩句話，纔可研究旁的事情。大家要時刻記住，我們生活的目的是要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決不是專為我們個人的。我們生命的意義，是要創造我們繼續的生命，決不願為現在的生命。我們有一點成功，保持自己的生命，或者在打仗的時候，不給敵人打死，這都不是創造其繼續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不論那一天死，都可不管。因為我們死了，我們繼續的生命還存在的。我們最要緊的是打破生死觀念，一個人不能打破生死觀念，偷生怕死，絕對不會成功事業，不會革命。我們必須打破生死觀念，研究我

們人生的結果與究竟，然後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不然，在我們要實行主義，貫徹主張的時候，總有敵黨來反對或謀害。如果我們不能打破生死觀念，不能瞭解人生問題，就不免被敵黨嚇退了。我們一定要有被人打死也是心安的決心，纔可以做現代一切的事業。

現在要講立國之道。我們既然要擔負建國的責任，在研究了做人的道理之後，就要曉得建國的方略，和建國的基礎。大家要知道，無論那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他的國民沒有愛國的道德，國家便一定建設不起來。無論怎麼多的人，怎麼廣的土地，倘若國民不懂愛國，沒有愛國的思想，沒有愛國道德，這個國家便一定要趨於滅亡，決不能存在於世界。有

許多從東西洋各國考察回來的人，我問他人家的國家，爲什麼那樣的發達穩固？他們最後的答案，總是說：「人民知道愛國。」例如高爾日本，人民只有五千多萬，只有中國十分之一，連朝鮮台灣等處計算，也不過八千多萬人，但是他們居然能夠在世界列強中佔到一個地位，無論海軍，陸軍，空軍，統可以開列並駕齊驅。依理，他們經濟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及我們的。要是中國人能夠團結，能夠奮發，我們的力量總可大過他們；可是他們居然能做一個強國，我們中國要受他們侵略，這是什麼道理？即是日本一般國民，都知道愛護國家，我們中國雖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有四百萬方里的土地，但是國民太自私自利了，沒有國家的觀念，沒有愛國

心，全國有如一盤散沙，隨便那一個外國的勢力，都可以侵略我們。我們中國人，都是自私自利，遇着個人利害關頭，什麼國家什麼朋友，都可以沒有，只有他自己個人。這樣的國家，當然要滅亡的。國民的只想，既然如此，有些軍人也是這樣自私自利；用軍隊來割據地方，不願意中國統一，甘受外國人欺侮壓迫，使外國人藉口中國沒有統一，來侵略我們。中國人這樣沒有道德觀念，愛國的思想，長此下去，中國終不免危險，終有一天滅亡的。一切的內亂，一切的叛變，一切國內的戰爭，共產黨土匪的擾亂，都是因為國民不懂愛國，沒有國家的思想纔發生的。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到沒有國家的時候，就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你講話立足的

餘地。現在俄國人拿世界主義號召第三國際，不講國家民族主義，完全是欺騙我們的青年。如果我們中國真正亡了，俄國人不僅要不把中國共產黨看做人，簡直會把中國共產黨看做狗也不如的，他不會給中國人麵包吃，盧布用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受俄國人欺騙？就是一股青年心志未定，沒有瞭解和堅定他的人生觀，沒有明白國家的用處。俄國人專拿一種所謂國際的思想來麻醉一般青年，使得他不愛國，不愛民族，等到我們國家亡了，民族滅了，再行使俄羅斯向來的侵略主義，就什麼地方都要在赤俄勢力範圍之下，聽他的宰割。國家亡了之後，不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什麼都沒有了，同時我們種族也滅了，以後想復興起來，也沒有時候了。所

以我們大家要知道，我們要在世界上有立足的餘地，就先要建設我們的大國家，國家建立起來了，我們纔能救世界，纔有立足的餘地。如中國不強，民族沒有力量，國家要想建設起來，誰會聽你的話？怎樣可救弱小民族？我們必須先將中華民國真正確實的建設起來，然後纔可以救弱小民族。救世界人類。大家要知道，我們要救人，要救世界，就先要建設我們的國家。必待我們的國家穩固之後，纔可以講到救人救世。如果像現在這樣，就自己都難救了，自己的國家尚且受人欺凌，還說救人救世，豈非夢話？現在大家都要知道，祇有愛我們的國家，祇有共同動作，使國家真能建設起來，纔算得是真正實現總理的主義，以漸進入世界大同。如果國家

不能建設，今天內亂，明天外侮，或者因為個人的意見，自相排斥或妒忌，內部不能團結和睦，又怎能擔當救人救世的責任，抵抗外國帝國主義者？所以現在，我們建國第一緊要的問題，就是在愛國。我們要革命就是要愛國，我們願犧牲自己的一切，為國家流血，為國家奮鬥，這就是我們革命表現的。這個道理，大家必須明白，建國最要的基础，就是愛國，曉得愛國的人，沒有不愛自己的，愛國基礎從那裏發出的呢？就是從愛自己起；一個人不愛自己，一定不會愛國的。不愛國的人，就要亂七八糟，只講大話，事實上一點沒有成功。反之，因為愛自己，所以他愛國，一個人自己要有立足的地方，便一定要愛國，所以愛國的基础，就在愛自己。

自己又從什麼地方發起呢？推本窮源，便是愛我們中國的歷史，也就是愛我們自己的歷史。現在一般人不講中國固有道德，致使一般青年的思想，完全無所適從。我們總理却是最重中國固有道德的。總理平常最注重的古箴，就是大學。現在許多青年，那沒有看過讀過，而從前的青年上學，却都要講究大學中庸。總理尤其注重大學的頭一篇「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幾句話，便是我們總理政治上的哲學。我們中國所有的一切政治哲學，最高尚的理論，亦即在這幾句話中。我們生在中國，應當明白

中國固有道德的思想。古代的政治，有許多腐敗現象，當然不能不打消，但我們對於向日最高尚的禮德學問，却要保存和理解。我們要講中國政治，不在求諸遠，祇須看總理所著的幾部書便夠了。總理著的書，就是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建國大綱等。這六種書，我們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中國建設是一點也不難的。現在有一般青年學生，自己的知識慾望，不能滿足，東也找書，西也找書，到底却什麼都沒有成就。不知我們看書，要研究學理，要求得知識，必須有一個系統。比方要研究哲學，一定就要有一個研究哲學的系統，否則，便不能得到好的結果。現在，總理既有遺教給我們，並排

定了研究的系統，革命的道德，建國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建設社會與建設國家的道理，在總理這幾部書中，都已應有盡有，大家一天看一點鐘，或者兩點鐘，六個月便可以看完了，快一點，或許三個月便可以看完。我們看完總理的書，即可得到無限的學問和知識，遇事總有把握，不必再求之別處了。總理的民生哲學，即是總理全部思想的結晶，大家看這一篇，不消兩個鐘點便可看完，總理思想的精華便可得到了。我們要革命，要治國平天下，便要從正心誠意做起，自己不能正心誠意，革命一定不能成功。我們要成功革命，不僅是要建設中國，一定還要平天下去達到世界大同。我們總理曾講：「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打抱不平，使

得全世界的人類，不能一個有飯吃，一個沒有飯吃，一個有衣穿，一個沒有衣穿。」我們要在世界上打抱不平，如果不從自己心裏做起，自己還是腐敗，不能顧全自己，又怎能爲人家打不平呢？中國最要緊的政治哲學，就在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關於這幾句話的總括，我作有兩句話，曾請總理寫過的，就是「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窮理是卽物窮理，隨便看見什麼事，都要研究那件事的道理在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敵人，或疑難危險來到我們面前，都一定有一個道理在內。我們便要研究這個道理，思考這個道理；明白之後，我們就可以從這道理中間，去解決一切問題。一個人要做大事情，完成

革命，對於事物，一切困難危險，都要思考其中的道理，然後照着去做，纔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即令受危險死了，也是值得的，卽物窮理，乃是最要緊的做事方法。遇事總要研鑽，必意於初動的時候，不好的事情，或好的事情，統統重在心裏最初動的時候。我們要研究這個幾微，纔可知道很危險的地方，革命或叛變，以及一切規則或不規則的事情，統統是在心意最初動念的時候決定。這種時候，我們應加以思想，意思不好，便要馬上取消他，意思好，便馬上去進行。所以我們每逢危險，首先是要研究他的動機，動機不好，危險將生，就得立刻想法制止或預防。總理曾經說過：「中國的哲學，道德，是由堯舜傳禹湯，禹湯傳文武，文武傳周公，

周公傳孔子，孔子以後，即有一個長期的中斷，如今我自己的生命，可說就是從傳統的中國哲學思想來的。『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做革命的事業，一定要有一個哲學在心中，抱定一個大志向，不可放棄，抱定信仰 總理的志向，然後纔可完成中國的革命事業。』

中國政治哲學，既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這幾句話的根本又在什麼地方呢？大學頭一段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接着就是『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幾句話是最要緊的。現在我們革命，就是從『定靜安慮』四字起始。一個人的心要安定，要不

東想一下，西想一下。我們必要安定下來，不能浮躁，心裏能安，一切的思想便都可以安定下來，這就是靜而後能安的意思。軍隊裏尤其要講靜，無論什麼事情，浮躁是一定不能成功的，研幾要靜，格物窮理也要靜，必須不浮躁，然後纔可定下來。定下來然後能靜，靜纔可以心安，心安纔可以考慮研究。心若不能安靜，便什麼東西都不能研究了。我們無論要成功一個科學家，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都要如此去做。譬如要打勝當前的敵人，決不是不定不靜不安不穩便可以打得勝的。敵人的砲彈槍彈打到你面前來，你如不能安靜，怎能想出計劃來對付當前的敵人呢？一個人做的事情決定了，心纔可以靜下來，靜纔可以心安，心安了，就無

論什麼槍砲，與多大頑強的敵人在面前，也不怕的。心安之後，纔可以考慮敵人有幾多數目，砲火距離有幾遠。心裏有了考慮和研究，然後纔可以得到取勝的法子。這就是所謂窮理卽物。這個哲學最粗淺，個個人都有在心裏，而且人人曉得，並不要求諸遠，也不要求諸高深的。我們個人的道德，做人的哲學，自己的功業，統統包含在自己的腦筋中。個個人可以成功革命事業，個個人可以做我們 總理的信徒。可惜有些人沒有聽過這個道邊，沒有聽到 總理的話，不曉得 總理的哲學。中國古時最好的學問，外國人最好的學術，古今中外最好的一切學問，統統在 總理這幾部書裏集中起來了。你們要研究 總理及我已講過的話，都可用來研究。

研究到很深的程度，就可以做一個哲學家。我們無論研究哲學，政治，革命，在我們 總理的書中，統統讀得很明白。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要讀 總理的書，心理建設，社會建設，物質建設，建國方略，看完之後，再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要是能照這個系統次序看下去，三月或半年之後，便像完全換過一個人了。思想固可正確，學問也有一個系統，將來革命及做任何事情，都一定可以成功的。大家不要忘記，我們要做一個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學問家，哲學家，統統要有學問的根底。我們 總理絕對不是隨便造成的， 總理完全是從博大高深的學問中間造出來的。

今天所講的話，簡要的講，就是說，我們建國的道理，

建國的基礎，根本就在『愛國』。大家要羣策羣力共同一致的集中在『愛國』兩個字裏。自己同志中間，所有一切意見都應該化除，應該爲愛國而團結我們的精神，爲愛國而相親相愛。愛國的出發點就在愛自己，也就包括在我們的校訓的『親愛精誠』四個字中。能愛自己的人一定能愛他的父母，朋友，兄弟，必須大家都是這樣，纔可以使精神團結起來。我們的校訓『親愛精誠』，就是要大家羣策羣力，共同一致，相親相愛。不愛本身的人，一尅不愛其親，不愛其朋友，不能做大事情，朋友也一定不會愛他，他一定不會成功事業的。所以我們要成功事業，第一件事就要互助，要朋友互助；第二件事就要部下繼續我們的事業。一個人沒有部下繼續，就無

論多大的事業，到死了也就要完止，無論多大的本事，也沒有成功的一日。所以我們要成功，就要遵行『親愛精誠』和總理所講的『忠信』幾個字。信是信於朋友，忠是忠於國家，忠於黨及同志。總理所講的忠信，就是我們作政治和革命事業的基礎。我們講忠，並不是忠於皇帝軍閥一個人，而是忠於朋友，同志，忠於革命。中國原有的道德，如果不去講求，即易失去根本，追求旁的什麼東西，都是不相干了。希望各位曉得，我們中國古來就有很好的道德，那種道德，即是我們成功事業的基礎。

黨員的人生觀

——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在黃埔對官佐學生訓話——

我想和大家講的話很多，可惜沒有閑暇，不能隨時盡量供獻，今天把我的人生觀要點特別提出來，和大家講一講。

總理平生教訓我們的話，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句句話都很重要，尤其是對於我們革命黨員更覺得十分重要。總理說：「革命黨人做事，極端的，不是站在中間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可知做事不在極端就在中間，不能積極，就是消極，不配做革命黨員了。所以，富於革命性的人，不管他做什麼事，必定是極端的積極的。要做一個革命黨員，除了必須這

二個極端和積極的條件以外，還有一個附帶的要件，就是思想要簡單。比方做一件事應當怎樣做去，只要尋到革命的道理上做去，就好了，切不要過於疑慮。總理說要簡單，就是這個意思。因爲思想一複雜，便不能做事，即使做下去，亦不徹底，這是可斷言的。大家既然入了本校，立志革命，就要遵守 總理遺訓，做事就要極端積極和簡單。還有學生對於官長，下級對於上級，是要服從的；但是盲從就不對了。所以服從亦要有相當的條件；如果我們認定這個官長是革命的，我們就要聽從他的主張，若是那個官長的行動有不利於革命，或有違反於本黨三民主義的地方，這種官長便不是我們的官長，不但不服從，而且要反抗他了。總

而言之，只要是真正革命的官長，只要他能爲黨爲國爲主義而犧牲的官長，無論什麼命令都要接受；反之，如果他是反革命，或反主義的，無論什麼命令，都不應該接受，這才可算是總理真正的信徒。如果是真正革命者，就是絕對不用感情；是確定宗旨，決不爲他們所挑撥離間和利用的；沒有什麼師生之情，兄弟之義，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之道。因爲革命道徳，是以國家和人類爲前提的，如有與我志同道合的，不管他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都要認他爲同志；要是目的和我不同，宗旨和我不合，不管他與我有什麼關係，就是父母兄弟也要視他爲仇敵，這才可算真正革命黨員。這些話是總理教訓我們的，大家要牢記勿忘！

革命黨員對於敵人的攻擊，是不留絲毫餘地的。無論誰，如果他有破壞革命或違反革命的行為，我們對他都不留一點餘地；不然，你對敵人仁慈，就是對同志嚴酷。要知我們革命，既以國家和人類為中心，便沒有感情可言，也就沒有餘地可留了，這樣才能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那一個同志，官長，或黨代表，要他破壞革命和違反革命的事，不論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都要嚴厲監督；但一面以紀律規範他人，同時亦要以紀律規範自己。你們做學生的，更要知道，官長是要靠學生來監督的；譬如我校長有破壞革命，或違反本黨三民主義的事，那我校長本身固然有罪，然而學生監督校長不嚴，也是有應得之罪。

我們做人，若沒有一個確定的人生觀，就不知做人的道理，將來就沒有良好的結果，一生一世，就做一個不明白的人。我們革命黨員，第一要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做人，和怎樣來做人。不知道這一點，做事便得不到益處。所謂人生最緊要的，就是生字；這個生字，含有一個意義：一曰生活，一曰生命。我們一天到晚，無論飲食起居睡眠辦公出操……等，皆不出乎生活的範圍；生活的目的，若不明白，那麼你天天的生活，都成爲沒有目的的生活，就不成其爲生活了。這樣與禽獸的生活，實在沒有什麼差別了。但生活的目的，究竟怎樣呢？爲個人的升官發財嗎？想做英雄好漢嗎？若以此爲目的，那就不要來革命了，還講什麼生活目的呢？

？我要問我們是不是人，人是不是成類的？一個人生在人類中間，如果只管自己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有得用，不管其餘我以外的幾千萬萬人，究竟有沒有吃穿住用，這樣儘管你自己有得吃穿住用，終竟是不成的。那麼，生活的目的究竟怎樣呢？只有一句話，就是『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生活的目的。我們革命不是爲個人，乃爲增進人類全體之幸福。所以生活的真正目的，可以說不是爲個人求自由平等和幸福，並且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並且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以求人類全體之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目的，大略如此，以下再解釋人生的意義。

一個人生下來之後，必定免不了一死，在未死之前，常人謂之生命。所以生時，就以爲生命存在，死了，就以爲生命沒有了。我們革命黨人，若只知道這樣的生命，那就糟了！若果如此，他在肉體生存時，必定要避免危險，避免死亡了。這樣，就使活了一百歲，或一百二十歲，總算是最長壽了，試問他死後，還有生命嗎？生命這樣解，就大錯而特錯了。要知生命不是片段的，是繼續下去的，幾千幾萬年不會斷絕的；我們革命黨員的生命，是這樣的。我們的總經廖黨代表，及一般已死的同學，他們的肉體，現在雖是不見了，而他們的事業，思想，精神，有所寄託，有人把他繼續，就是他的生命還沒有死。他們的事業思想精神，寄託在

何處呢？就是寄託在各位同志和你們學生身上，所以他們的肉體雖死而精神的生命是永遠不死的。能明白這一點，假定我死了，有你們學生繼續我的生命；你們學生死了，又有你們學生的學生，接一連二的繼續下去，所以我說生命的意義是『創造我將來繼續的生命。』大家勿要怕死，只要死了，有人繼續我的生命，早死也不妨事。所以我們更要知道我們的生命，不是寄在子孫身上，是寄在黨裏；因為革命黨的生命，是整個兒的，無論幾千幾萬人，是和一條命一樣的，他死了等於我死，我死了也等於他死，他活等於我活，我活也等於他活。能明白此理才可做革命黨員；要是怕死，便不能革命，便不能做 總理的學生。 總理的生命，是全靠

我們來繼續的，我們可死，而 總理的生命不可不繼續；能明白此理，才可做革命黨員，才可做革命軍人。

革命是爲全體人類，不是爲個人。革命是爲實行主義，不是爲黨員個人升官發財。所以革命的生命是整個的，不是各別的，既要革命，便不能分什麼界限。你們學生在此革命進行之中，尙有思想不能一致的，這固然很是可慮的事；但在革命過程之中，也是決不能避免的，與其說是悲觀，反不如引爲樂觀。因爲就精神不能團結一方面說，固然是有害於革命，而另一方面就競爭必有進步的理來講，這未始無益於革命的。不過我們要承認自己是人類中的一個人，是在世界革命中實行革命的一個人；什麼界限都要打破，不但不

分什麼縣界省界，並且不能分什麼國界；無論內部意見怎樣深法，而革命意志是一定要統一的。上面剛纔說過，革命的生命是整個的，某一部份失敗，就是我們全部的失敗，某一部份成功，就是我們全部成功。大家從前在各處因為有思想習慣的不同，而有彼此界限之分，這是無可諱言的；現在進了本校，就要認定自己是世界革命黨員之一，革命的目標是只有一個的，其他個人的行動見解，亦要一致，無論對上官對同志，不能有欺詐心，虛偽心，要真心誠意，通力合作，這樣，革命才能成功。更要知道現在中國問題，完全是一個世界問題；因為中國是各國的次殖民地，我們革命不是革中國那一個人的命，乃是革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命，這

革命的人生觀

一三四

點大家最要認識清楚。

今天所講的話都是總理平生告訴我的。歸納起來，就是要極端；要精極，要簡單，要明白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要承認自己是世界革命黨員；對上官，要真心誠意，要通力合作，要團結精神，要統一意志。我們革命成功，就在團結與統一兩點上努力；不團結，不能革命，不統一，不能成功。我們本校目的是在革命成功，唯一要件，就是要各位同志犧牲個人主張，消滅一切私見，大家都要以革命爲前提；如此，精神不團結，亦要團結了，意志不統一，亦要統一了。本校長惟有以總理之精神爲精神，以總理之意志爲意志。望各同志亦以此爲志，則精神沒有不團結，意

志沒有不統一，革命亦沒有不成功的！

黨員的人生觀

一三五

認識人與宇宙國家社會之

關係

——廿四年五月十九日對昆明中等以上各學校員生講——
為學作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節錄〕——

龍主席各位教官，各位先生，學生：此次本委員長到了雲南，今天和我們昆明中等以上各學校教職員與學生見面，有幾句緊要的話，可以貢獻於各位。在上星期 總理紀念週席上，我已經講過我們雲南的同胞，對於整個國家民族所負的特殊責任。和在整個國家民族中所居的特殊地位。就是說：

我們雲南要做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而堅實的基礎，我們大家要擔當起復興民族的責任。這個責任異常重大，當不是隨便可以擔負得起的，必須我們有特殊的學問，特殊的體魄，尤其是特殊的精神和道德，才可負重致遠，完成責任。然則我們要怎樣才可以有此特殊的學問體魄特殊的精神和道德呢？如何才能做到這一步，而具備這些必要的條件呢？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各位一定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和教育的目的。即我們在學校裏所學的是什麼？將來學成畢業之後作什麼用處？就先生方面而言：即我們所要教學生的是什麼，我們要把學生教成一個什麼人，將來做什麼事，這些基本的道理，是我們一般先生和學生個個人都要首先明瞭的。學生進學校的

第一天，先生就應當要和學生講明白；要講明這個道理，必須先講明我們一個人與宇宙國家和社會三方面的關係，而確立我們正確的人生觀，然後學問的內容，與爲學的目的便可以連帶理解。

第一，就宇宙方面來講：天地父母生下我們既做了一個人，我們便做一個真正的人，不愧爲天地父母所生的一個人。天地父母生我們很不容易，單從天地間有了我們這個人，算到長大可以進學校唸書的時候爲止，我們的父母，不知要費多少保育養護的工夫，不知要受多少憂勞寒暑的苦痛，以後更要受社會國家無窮的培植教養，然後長大在天地間成一個人。所以我們做了一個人，便應當知道父母之恩如天高地

厚，而必有以盡孝來圖報答，庶幾無忝所生。更應當曉得除父母以外，我們完全靠了國家社會的扶持教養，然後成人。所以必須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能增進人類的福利，然後我們的生命，才有真實的意義與價值。大家要曉得，雖然宇宙是無窮大的空間，與無限長的時間之結構，而我們個人的生命，却渺小於滄海之一粟，短促於曇花之一現。然而無窮大的空間，却是我們的舞台，無限長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旅程。宇宙萬物，都是為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全人類的生活。惟有如此，才可以找到並增加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至於無窮大無限久。人生與宇宙的關係，就是如此。從宇宙

方面來講：我們做人的道理，就是既作了人，便要做一個真正的人，便要盡孝於父母，征服自然宰萬物而爲宇宙之主。現在爲學的目的，就是在此。我們所要學的學問，就是這個基本的道理，和實踐這個道理，一切最必要的學問。

第二，就國家和民族方面來講：我們曉得宇宙是無窮大，但是在一層一層的分際當中，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我們個人這一個『小我』，必須仰賴國家民族扶持教養，然後才有生存發展的可能，亦惟有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能夠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才能有發揚光大悠久無疆。你們要曉得現

在大家可以在學校裏受很好的教育，這是國家爲你們所設備的，若使國家亡了，便沒有這樣的學校，你們便不能受這種的教育，享現在一切的幸福。人生和國家民族的關係，就是如此。所以就國家或民族方面來講：我們做人的道理，就是既做了人，便要做一個良好的國民，更要盡忠於國家，要犧牲個人來報效國家和民族，以盡國民的責任。我們現在所要學的，就是這個爲國犧牲的基本道理和如何發揮犧牲的效力之一切學問。就教的方面來講：我們教育的目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教他在天地之間，做一個真正的人。第二步成爲中華民國一個良好的國民，能夠愛護國家，盡忠於國家。具體的講：就是要使個個學生有濃厚的國家觀念，和深刻的民族意識。

，絕對不是學做外國人，亦絕對不會作洋奴，充漢奸並且能
驚極的犧牲一己來愛國家保民族。

第三，再就社會方面來講：我們人類的生存發展，和一
切進步，都是由於分工合作與協方互助而來。一個人離了社
會連帶關係，生活便不能繼續，生命亦無法發展，因為孤獨
的生存，在人類幾乎自始就不可能。一個人自出生以後，除
父母懷抱提攜餵勞教養以外，更無時無處不受親戚朋友先生
以及社會上一切人的扶持營養。古人說：『一日之所需，百工
聚為備。』這兩句話，就可概括的說明個人社會之不可脫離
關係，亦即表示社會對個人之不可計量的恩惠。我們既做了
一個人，便應當對於社會有所貢獻，為社會而勞動服務，以

促成社會的進步，增進公共的福利。就人的關係講：便應當尊敬父母，尊敬先生，對於四萬萬同胞，要相親相愛團結一致，即要做到 總理所講的『親愛精誠』這種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實踐這個道理學問，就是我們現在所應當要學的。

總之，我們從宇宙國家和社會三方面研究，可以歸結出一個道理，這就是我所常講的兩句話：『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我們現在首先要懂得這個道理，確立正確的人生觀。更明白的講：就是要『學先立志。』立什麼志呢？就是古人所講的要『興滅國，繼絕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我們必先立定這種偉大的志願，找到這個人生的正鵠，然後纔知道我

們所要學的是什麼，與爲學的目的之所在；然後受了教育，可以在家庭作一個孝子，在社會上做一個好人，在國家作一個良好的國民。這種爲學與做人的基本道理，無論是教者學者，無論是學生女學生，都應當澈底明白，刻刻不忘，而能身體力行；每日每月每年，必須切實反省，看我們所教學的東西，與所言所行的事情，是否與此相合，是否可以對得起天地父母，無愧於社會國家。如此我們的學問道德，精神和體魄，必然一切都可以好起來，以後就可以擔當復興民族的特殊責任。

應如何達成革命目的

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在星子特別訓練班訓話

各位官長，學生：

令天本委員長來到星子召集你們大家來見面，還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現在我要藉此機會對大家講幾句話：

大家要知道：天地父母生下我們這樣一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或是在家庭裏，學校裏，或是在軍隊裏，我們第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並且一定要盡到做人的責任。小而言之，要為祖宗父母爭氣，大而言之，要為國家民族爭氣，就是不好做悖禮忘義寡廉鮮恥一切不道德

應如何達成革命目的

一四五

的事，貽父母國家以羞辱，而應當做一個能自立自強正正當當的人，能盡到社會國家應盡的一切責任，如此才算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現代的國民和軍人，才不負此一生，對得起天地父母和國家民族！

我們國家現在正在萬分艱難危急的時候，外有帝國主義者橫暴的侵略壓迫，內有洪水猛獸般的土匪蹂躪擾亂，弄得國將不國，民不聊生！即如你們自己一般親戚朋友，也是國民的一份子，他們現在精神上物質上所感受的痛苦，是何等深重！想必你們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爲什麼會弄到這般田地呢？就是由於過去一般軍人不努力，不爭氣，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只是苟且因循，偷惰逸樂，既不知

這做一個正正當當的國民，更不能犧牲自己來盡到救國救民的責任。聽外國人怎樣來欺侮壓迫，土匪怎樣猖獗橫暴，大家都以為與自己沒有切膚之痛，不引為自己的恥辱！國家有了這種沒有血性沒有志節的軍人，當然要被外國人欺侮壓迫！人民的疾苦，當然非一天深刻一天不可！現在我們要革命，就要負起救國救民的整個責任，再不能容許有那種無血性無志節的軍人出現於我們革命軍中。大家現在來到特別班受訓練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來學做人的道理，學會做人之後，更要學做軍人的道理。換言之，就是要滌除已往一般軍人苟且偷惰昏曠糊塗的惡習，陶鑄出新的生命，做成一個正正當當的國民，在家庭則為父母的肖子，對社會國家則為保國衛民

應如何達成革命目的

一四七

的革命軍人。但是們要我來一個正當的國民和保國衛民的革命軍人，又應當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先從「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這四句話做起，惟能如此，才可以使危亡中的國家得以挽救，使痛苦中的同胞得以昭蘇！

其次，我們特別班的同志，都是革命的幹部，對於革命事業的成敗，既要負起整個的責任，所以格外要明白革命的學問。革命的學問，就是我剛才所講救國救民的學問。救國救民就是所謂革命事業，革命事業非常艱鉅，不是少數人所能濟事，必須我們一般革命青年同心同德，羣策羣力，共同奮鬥才容易成功！所以我們要想完成革命事業，就必須注意兩點：第一，全體官生要本「親愛精誠」的精神堅實團結，才能

夠發生力量。因為我們都是志同道合，以身許黨國，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生命精神爲整個一體，彼此之間，如手足相依，如耳目相輔，相結則成，相離則敗。總理革命數十年，常以「親愛精誠」四字訓勉我們，就是這個道理。過去中國人因爲沒有組織的能力和團結的精神，所以外國人侮辱我們，說我們中國是一盤散沙。因此他們少數人便可以來壓迫我們多數人，以致造成今日危亡的局勢。我們今後要革命救國，首先須團結我們革命的力量，要團結革命的力量，必先從同一學校的官生團結起。在平時要相親相愛，互相勉勵，一遇危難的時候，更要以精誠相維繫，犧牲個人來救官長同學和部下。我們個人縱然從此犧牲，我們的光榮，仍舊有一般

應如何達成革命目的

一四九

革命的人生觀

一五〇

官長同學和部下來賡續完成，我們的精神生命，仍舊未死！大家如果能夠發揮這種精神，便可以一以當十，十以當百，任何強敵，都可以克服了！其次，我們單靠團結官長同學和部下還不夠，一定還要使一般有志革命的軍人和一般同胞，都能夠和我們團結起來，增強革命的力量，共同一致來爲革命而奮鬥。所以我們要以身作則，拿革命的人格精神來感化他們，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任勞任怨，茹苦蹈危，而以忠誠爲天下倡，犧牲個人一切快樂權利和性命來救國救民！如此樹立風尚，一以化十，十以化百，百以化千，就可使一般同胞都參加我們革命的戰綫，造成偉大的革命力量，完成復興民族的革命事業！

此外，還要告訴各位的：你們不辭艱苦來到這個地方受訓練的目的，當然是爲革命，但是從事革命，必須先養成勞動的習慣與服務的精神。所以你們現在在特別班受訓練的時候，就要注重這兩點。因爲我們革命的目的在救國救民。因此我們革命的人生，就是勞動服務的人生，人人要以勞動爲本分，以服務爲目的。尤必基於爲社會國家服務之觀念而勞動，盡我們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危難，造成新的社會，建立新的國家，解除同胞的痛苦，而增進其幸福！所以我們現在不只是在特別班受訓練的時候要勞動，尤其在將來出學校以後格外要爲社會爲人民爲國家而勞動。同時，更要造成勞動服務的風氣，要訓練幾百乃至幾千幾萬的部下和民衆，都

養成勞動的習慣和服務的精神，共同担負社會國家各種建設事業的責任。所以你們在特別班的時候，不好和普通學校學生一樣，只埋頭讀書；而於讀書之外，更要磨練身體，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凡有關於本身生活的事情，例如洗衣，掃地，擦皮鞋，鋪被褥，固然都要自己去做；就是我們所走的道路，也要自己去開闢，所住的房子，也要自己去修理，不好事事仗人家來做。看見人家有痛苦有患難，或者做事有能力不及的地方，都要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不好坐視不救，見義不為。曾文正公說：「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現在我們國家如此危辱，人民如此困苦，我們要做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更非勞心勞力不為功。我們

在學校的時候，先養成勞動服務的習慣與精神，將來出去，然後才可以肩任艱鉅，達到救國救民的使命。大家還要知道：人類文明的進步，完全歸功於勞動。天下事物，惟有勞動，然後可以發明，可以創造。所以勞動是一件最神聖的事情。外國人無論地位怎樣大，智識程度怎樣高，無不注重自己勞動，所以人家能夠創造文明，使國家富強。我們今後要完成革命，尤非打破舊日賤視勞動的心理，養成勞動的習慣與風氣不可。我們不僅自己要勞動，並且還要以身作則，使一般民衆都能夠革除過去因循偷惰廢敗萎靡的習性，養成「勞動神聖」的新風氣。如此，革命建設，方可以成功，國家才可以轉貧弱而為富強！

應如何達成革命目的

一五三

再講到服務一層，我們人類社會生活最基本的條件，在於互助，要使人類社會生活臻於美滿完善，必須充分發揮人類互助的精神。互助的精神愈能發揮，人類社會生活的幸福就愈能增進。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革命救國，就是要盡我們所有的能力，來打破人類社會生活幸福的障礙，進而創造人類社會生活的最大幸福。尤其是現在我們中國因為受了外國帝國主義者強烈的壓迫。國內土匪殘暴蹂躪，致使一般人民幾無生活幸福之可言，我們格外要發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救人救世的精神，犧牲個人一切安樂，冒一切艱苦，來為國家社會服務，使一般痛苦的同胞出水火而登諸衽席之上，享受人生最大幸福，才算完成我們

軍人救國救民之責任。過去一般軍人，只知道自己個人，只顧自私自利；不知道自私自利，就是犧牲同胞的幸福，戕賊國家的生命！所以凡是自私自利的人，他的心目中一定沒有同胞，沒有國家；無論人家怎樣困苦，怎樣危急，就是看見人家掉下水裏，別人房子起了火，都好像不關自己的痛癢，堅視不救。這種自私自利幸災樂禍的心理，差不多成了中國人普遍的劣根性，正因為這種劣根性的積重難返，所以我們國家要如此倒臺！你們大家現在立志革命，來到這裏受訓練，就是研究爲社會國家服務的各種學問。總理教訓我們說：「人生應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

應如何達成革命目的

一五五

才力略小的人，能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這就是我們革命軍最要緊的修養。我們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要以社會國家的利益爲前提，爲同胞的幸福來着想，盡自己的最大能力，犧牲自己個人一切來做救國救民的事業，這才算一個真正的革命軍人，才可以盡到軍人的責任。

我們做人和革命最要緊的道理，大概就是這幾點。大家集在這個很艱苦的地方，住在這種狹陋的房子裏來受如此嚴格的訓練，無非要學習做人和革命的道理，準備做一個救國救民頂天立地的革命黨黨員和革命軍軍人。大家要知道，自古聖賢豪傑一切驚天動地的德業，莫不是由艱苦患難中造的成的。其所經歷的艱難憂患愈深，則其成功亦往往愈大，所

以曾文正說：「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你們從今以後，務要立定最大決心，貢獻個人所有一切來完成我們驚天動地之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爲自己父母爲四萬萬同胞爲中華民國爭一口氣！今天我在這個很難得的機會對你們所講的話，希望你們切實體察，方行不懈，來做一個正正當當的革命軍人，盡到你們的責任！此後我雖然不能常常看見你們，也可以安心了！

行的道理

(行的哲學)

一、行為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

二、過去所行不發生效果的原因，由於未認清力行的真諦，因而沒有信心，沒有耐心和決心。

三、「行」的本義是什麼？行就是人生。……要效法天行，自強不息。

四、行與動的區別……動並不就是行，動是臨時的，偶然的，他發的，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動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行是

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

五、真正的「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有目的，有軌道，有系統。

六、行的哲學無分於動靜，行是恆久的不輟的。宇宙皆爲行之範圍。

七、「行」爲「性」之表，與生俱來……人之生也爲行而生，我們亦要爲「生」而行。

八、行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

九、「力行」就是革命。

十、革命的動機在救人，革命的本移在行仁。

十二、行的要素是「知仁勇……」行的精神就是真純專

一，貫徹到底，處危若安，履險如夷，這就是革命的精神。

十三、行的原動力是「誠」，行的發現在創造，在進取，在建設，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行的極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十四、要應用科學的方法，注重「行」的四大要件：

1 必須有起點……要找到着手之點，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可越級，開始要從基層做起。

2 必須有順序……定計劃，定步驟，認清時間

環境與事件內容，在先確實準備。

3 必須有目的……朝着正大光明的目標與確定的目的做去，不達不止。

4 必須是經常的……革命力行只是半平實實的行爲，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與投機取巧的企圖。

十四、革命成功必須要有做無名英雄的志氣，冒險艱難，視作平常，茹苦含辛，行無所事，尤其要不間斷，不中輟，立志有恆。

十五、篤信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從力行中去求得真知。……「能知必能行」與「不行不能知」的意

義。……唯有篤行纔是力行，唯能力行纔無所謂難事。

去、祇要我們立定決心，抱着熱誠，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亦必容易達到我們革命的使命！

各位同志：

我在民國二十一年有一篇「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階段」的講演，其中有兩段重要的話：（一）是說明致知在於力行。我說：「宇宙間除物質以外還有精神，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了良知要能致，如何致良知，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如此所謂良知，纔

不致於落空，纔不會流於空談的唯心論者和機械的唯物論者。」「(二)是說明行的哲學與革命關係的重要。我說：「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只有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

自從我提出「行的哲學」這一個名詞以來，自從我提倡力行爲革命者必循的途徑以來，我們同志中間確實已受到多。影響，我們力行的精神提高了。不論在部隊裏，在學校裏，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都漸漸改變了從前沈滯不進的狀態，打破了徬徨煩悶的心理，大家一齊起來去力行。這本來是

我提倡「行的哲學」的本意。可是我留心觀察我們「行」的結果，實在不能使人滿意。大概說起來，不外有幾種現象。一種是祇是行，而沒有認清楚我們爲什麼要行，以及我們怎樣的去行，結果成爲古人所說的「冥行」。另一種則是進行非常勇銳，開始非常積極，但是受不起挫折，經不起困難，遇到行不通的時候，不是說環境太壞，就是怪他人不好；於是激昂一些，便與人鬧意見生摩擦。和平一些，便因此灰心，結果弄到本題拋荒而生出無謂的枝節，不然就根本沮喪，流於消極，成爲其進銳者其退速。更有一種則是看見人家動起來了，以爲我們唯有以動制動，跟着他也動起來，專爲應付一時的方便，而忘却我們本來的立場和目的。我考究這種種現象

之所由發生，不能不說是我們同志沒有認識力行的真諦，沒有認清楚什麼是「行」的意義和性質，因而沒有決心，沒有信心，更沒有耐心的緣故。

照我個人從實際經驗中所得，我以為我們第一步要分清「行」和「動」的區別。我們中國的文字因為是單音字，所以一切名詞多半是兩個字連起來。譬如現在我們常常說的「行動」一個名詞，實際就祇是「行」字，這個「行」字所包含的意義，要比普通所說的「動」廣博得多，我們簡直可以說「行」就是「人生」。通常往往將「行動」二字和「思維」相對立，或是和「言論」相對立，其實廣義的講，所謂「思維」和「言論」，祇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以內，而並不是列於「

「行」以外的。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英傑，革命志士，因為能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我們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上去體察。因為宇宙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易經上的註文說：「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而不息。」這裏所謂健，就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的意思，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是最貫徹圓滿；吾人取法於天體的運行，就自然奮發興起，隨勉不輟。

明白了人生在宇宙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態度極自然，而步驟極堅定的地步，一天天的向前進取，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斷進步，全賴有此。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行」與「動」是不同的。「動」並不就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

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拿一個譬喻來說：「行」譬如川流不息的現象，孔子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最足以闡明力行不輟的意義。「動」則好比石激水，將石子投下去了，水就激動起來，擊得猛烈的時候，水勢跳躍，「可使過類」，其勢是很洶湧的；可是過一下子，這種他力因抵力而消失了，就可以停止下來。所以動是臨時的，正因為動是他發的。我們固不能說所有的「動」都是壞的，但至少可以說「動」的價值沒有像「行」的價值來得大，或者可以說「動」是低級的，而「行」纔是高級的。我們通常說的「衝動」是一種本能的反射，所謂「盲動」「亂動」乃至於「暴動」，都不外是由於外來的刺激，或他力的「發動」而起。唯其不是自發的，所以沒有軌道。

，沒有自覺基礎，沒有一定的方向和目的，祇是動一下子，也不問他的結果如何。這樣的動作，動的時候也未始不活躍，動的力量也未始不浩大；可是因為沒有理性作基礎，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因而動盪一番以後便靜止下來，或是歸於消沉和寂滅。好像一口鐘一樣，要待人去敲，纔會振動，纔會鳴響，不去敲了，就靜寂了。這決不是我們革命哲學所要求的方行；因為這樣的動，是沒有經久效果的，是不能推動人生的。

我們所說的「行」，和一般所謂「動起來」的動，是斷斷乎不可混淆的。上面已經說過，所謂行，祇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實行良知」。雖然「

般用語上有所謂「暴行」和「妄行」，但這是指行為的結果而言。這種行為，就因為沒有把握住「行」的真意義，祇是發於人欲的衝動或邪說的煽動，所以祇能認為是一種「動」而不是我們所說的「行」。凡是真正的行，它必然是有目的，有軌道，有步調，有系統，而且有「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拿地球旋轉來說：我們認真的說，就不能說地球是在那裏動，地球的且旋且繞，最能表達出這種現象的實在是我們古時習語之所謂「運行」。所以我們廣義一些來說明行的本體：它總是有正軌有行程的。在人類的全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長，發展，以及某階段與階段間的銜接，後一段與前一段之間的準備與補充，無

不是行。我們經常生活的寢息食作，都可以包括於行的範圍以內，行的意義，是不分動靜的。整個的行程中間工作是行，游息也是行，作事是行，修養也是「行」。「動」與「靜」在字面上是對立的，現時流行的所謂「動」幾乎絕對否定了「靜」，因之，就不承認所謂安定的重要。實在就真理來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可見靜的作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所說的行的哲學，就無分於動靜。在跡象上看，雖然是有動有靜，但在整個進程中，向外表現發的是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祇要是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宇宙與人生，無時而不在進行之中。我們為改善人生而力行，應

該認識行是經常的和恆久的。力行中每一階段，或著或隱，無一不在行，亦無一刻是真正休止而不行，亦可以說宇宙皆爲「行」的範圍。「行」與「動」應當分別清楚，行是循着軌道朝着目的和方向，繼續不斷，川流不息地，無時無刻，不在他進程之中向前行進的。

說到這裏，我再將行的本義以及行與人生的關係說一說。古人說：「性與生俱來，」我以為「行」爲性之表，所以「行」亦與生俱來。人生在孩提時，一出世就能啼笑飲食，稍爲長大了，就知道視聽言行，等到長成以後無分智慧，總是求生存，求進步，求發展；換一句話說：就是求合乎人生的需要。這種種都是「行」的表現，亦就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而

且我以為人生本性，並不是好逸惡勞的，我們毋寧說勞動與工作乃是人類的天性。我們如果把一個手足活潑的人閑置了起來，不許他行動，不給他一點事做，這個人必定會感覺到十分痛苦。又如工作中所得到的滿足和安慰，助人成就一件事業時的愉快，這也是稍有知識的人所一般具有的。我國沿海一帶的土諺，對於農夫工人的勞作，都叫做作生活，「你今天做了生活沒有？」就是問你作了工沒有。我們人生除非是一無能力。有能力就必然要求表現，而且要在利他方面去表現。替別人盡了力，就是小孩子也覺得滿懷得意，即使沒有人誇讚，他自身也覺得非常安樂。由此種種可以證明，人之生也，是為「行」而生，那麼，我們的「行」，也應當為生而

「行」。我們生而有良知良能，一般人自幼到老，孜孜兀兀，小一些說無非滿足自己生存的慾望，充實自身生活的內容，推而廣之，就是要為家族，為鄉里，為社會，為國家，為全人類有所表現或貢獻。因之，我們可以明瞭所謂「生」就是為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而「生」。所謂「行」也應當為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而「行」。人和禽獸的不同，就在於此。古人說：「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所謂「懿德」就是自立和立人，這是生民從天性上就具備了仁愛的德行，所以我說「行」是與生俱來的。明瞭了行的本義以後，我們要探究行的精神和行的極致。同樣是人生，為什麼有的成就了救人救世的志願而造成了

萬世崇拜的德行，有的不免爲低級慾望所驅使而造成了害人害己的敗德亂行，這就是由於教育與環境不同的緣故。古人說的「物慾」，就是只求佔有而不重創造，只求享受而不求貢獻。拿 總理訓誡的話來說：就是「以奪取爲目的而不以服務爲目的。」這種敗德亂行，是人羣進化的障礙，是我們革命同志所應竭力避免而且應努力掃除的。須知革命的動機是救人，就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就是愛人，而不是害人。我們以革命與「力行」爲天下倡，就是要造成普遍的風氣，恢復人類的本性，亦就是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仁愛的德性。我們不問自身的資性如何，和過去教育環境如何，以及所受不良習染的深淺如何，大家都要當下覺悟

知道行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聖賢豪傑救人救世的義行，
祇是日用常行的擴大。我們就是天地父每所孕育的一個人，
祇患不行，決不患其不成。我們要遵循智仁勇三達德來實行
我們人生的本務，就是總理所說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
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
十百人之務，至於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
人之務。」所以不論是上智的安而行之，不論是中人的利而行
之，不論是資性稍次的勉強而行之，祇要我們由力行而增進
我們利他的本能，祇要我們真純專一永不退轉，那就必能達
到我們人生「行」的目的，而且這種行，是必容易成功的。我
們更要知道所謂「行易」並不是不勞而獲，無爲而治的意思，

亦決不是一帆風順，毫無阻礙的。橫在我們人生途中的，正有很多的危險和無數荆棘與障礙，我們力行革命，是有許多地方必要冒險的，而且要決心犧牲的。但是古今來鑿山治水的大工程，騰空鑿地的偉大發明，旋乾轉坤濟弱扶傾的革命工作，都是我們人類力行所成就。所以問題完全在我們有沒有貫徹始終的決心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如果存此種精神，那末，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就能「處危若安」，「履險如夷」。凡是常人所視為困難危險的事，真正的革命黨員，就以爲是平常之事；這就因爲他有「行」的精神。這個「行」的精神，就是革命的精神。只要是他分內之事，只要是他主義信仰職責所在，就是到了顛沛流離，乃至赴湯蹈火的時候，亦能泰然

自如，無所謂難，更無所謂畏。這樣的去行，還有什麼不容易呢？因之，我們「行」的出發點，祇要是發乎天性，出乎至誠，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救人而不是害人，那末所謂「誠者物之終始。」開始的時候，就已伏有最後成功的因素。循此而行，前進不輟，就不見有什麼難行之事，亦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所以我們行事，只要以至誠去力行，就必能篤行實行。唯有篤行實行，纔能算是行。這樣的行，纔能事事精益求精，實事求是，且必始終專一，貫徹到底，就不會有動飾張皇，苟且敷衍的習氣。這樣的力行，纔能不畏難。唯有不畏難的去行，就覺得「行易」。所以只有力行，才是「易行」。不然好逸惡勞，畏難却顧，不肯動手，那就無事不難了。

所以古人說：「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就是這樣個道理；我所說的「平時即戰時，戰時即平時。」亦就是這個道理。其次要研究我們行的目的是什麼？這我可簡單總括的答覆一個「仁」字。我們所行的就是在行「仁」。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篤，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斷無不成。古人所謂「誠者成也。」又謂「不誠無物。」就是此意。若以物理學言之，人生之誠，就是電子之熱。電子無熱就不能生電力，沒有力就不能生電光。如果人生沒有「熱誠」之誠，則知仁勇三達德，也無從發生，無從表現。沒有智仁勇達德之力，來實行三民主義，那麼主義也必不能完

成。所以我們要發揚三民主義的光輝，亦必要有出乎至誠的國民革命的行動，然後纔能實現。誠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呢？簡單說：「能公必能誠。」我們國民革命的宗旨，就是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國家，就是以利他爲目的的。所以我們今日要完成主義，要盡人類一分子的責任，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們的所作所行，皆要本乎至誠。如此，我們所貢獻的勞力，所貢獻的智慧，乃能創造，能進取，能建設，能有意義；乃能把定天下爲公的民生哲學，確定了思想，認清了方向，就我們的本性，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決心力行，坦白勇敢，一往無前。充其行之極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是甘之如飴，無所畏。

權。古人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力行的本義。這樣力行，就是革命。亦唯有真正革命的行爲，方能表現力行的意義。這就是我們革命者爲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世惟一的精——總之「誠」是行的原動力。有了誠，就只知道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誠，就只是一心不亂的去行仁，不知道有什麼艱難和危險，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爲止。

「知難行易」的學說，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亦就在於此。以上大概說明了行的本義與內容。我們的職務地位和工作種類各各不同，但是爲實踐人生本務，完成革命目的，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應該力行。然而我們力行的時候，應該要知「行」有「行」的法則。所以必須具備下面的要件：（一）必須

有起點，（二）必須有順序；（亦卽有系統，有條理，有計畫，就是科學的，）（三）必須有目的；（四）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所謂有起點，就是說我們在規定計劃之始，要找到從何處着手，是最自然最便捷最容易收效。我們求學是如此，做事是如此，革命力行也是如此。古人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這卑與邇，就是起點的一種。如果起點選擇錯誤了，雖然認定了方向，也終於不能達到目的地和終點的。又如做一件工作，只知好高騖遠，忽近圖遠，或想投機取巧，單從中途截取一段，越級開始，而不從基層工作著手做起，這是決不能有所成就的。所謂有順序，就是說我們不靠靈敏血氣之勇，或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去行，這樣的行，到了

中途，必然會遇到始料所不及的阻礙的；遇到阻礙了，事前沒有準備到，我們就會倉皇失措；於是明明是行，而結果就會變成盲動或暴動。所以我們在未行之始，必須確立計劃，規定順序，一切要有預備，要有估計，而且所定的計劃，更必須注重時間與空間，確定其數目和質量。既定之後，很宏詳的照着去作，隨時進行，隨時檢查，自然能日起有功。我們能預定計劃，就會在實行之先，認清時間和環境，認清質量 and 數字，分析本身的內容，事事照到科學的原則，應用分工合作的方法，而圖時圖地圖人圖事各得其宜。有了順序和步驟，就不致先後倒置，凌亂失次，緩其所急，急其所緩，就可以穩重確實，做一天有一天的效果，行一步有一步的進

程。這樣，我們就不會有所謂行不通的事，也不會有行不通了而灰心下來。所謂有目的，就是說我們必須有正大光明的目標，目標確定了，朝着這個方向，灼然不惑的向前做去。我們無論擔任或大或小的工作，必須在總目標之下定出我們工作的目的，就是說我們要做到怎樣纔算完成。我們每件工作入手之始是起點，而目的就是我們這件工作的終點。我們要抱定目的，一必力行，不違目的，決不中止。最後所謂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這個意義更爲重要，我在開始時說明「動」與「行」的區別，主旨就在於此。我所謂經常的力行，就是說「行」的本身，應該是正軌的，就是要有程序的，要有目的的。這樣的行，就是革命之行，這種行的力量，就是革命的。

的力量。換言之，革命的行動，是始終無間，貫徹到底的。革命的力量是日積月累，自強不息的。這樣的行，纔是我們民族固有的德行。遵守着這個德行，必能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亦惟有這樣的力行，纔能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地位，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任務。須知我們革命建國是堂堂正正的大道，是順乎天理應乎人心的行爲，決不是什麼出奇取巧的舉動，也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更不可有投機取巧，害人利己的私圖。我們有的是非常的精神，但做的却是正常的事業，而用的還是科學的方法。凡是背理滅性，超越常情的行爲，和不合科學不合邏輯的方法，結果只有橫生障礙，害人自害，決非革命之行爲，亦決不能成功的。古人說：「庸德

之行，「這個「庸」字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實實的意思。我們要革命，必須力行，要力行不輟，行之有效，就要確證我們的力行是經常的努力，不是非常的舉動，而且唯其是經常的，所以能夠是恆久的，亦唯其是經常的，所以必然是容易的。曾文正說：「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所謂無聲無臭，並不是槁木死灰，乃是十分篤實，十分誠樸，自覺黯淡。絕不誇耀於張的意。我們要革命成功，要有自居於無名英雄的志氣。冒險犯難。視作平常，茹苦含辛，行所無事，這樣纔能夠接近民衆，救濟人類，我們的革命事業，纔是可大可久，我們的工作，纔能持之以恆。總之，我們要事業成功，必須不間斷，不中輟，不達目的決不終止，生活

止一天，力行一天，循着自然的道理，和人生的本務，埋頭儼去。曾文正立志箴所說：「棄天而佚，是及凶災，……」豈肯存，永矢勿諼。」就是說我們要立志，就要矢勤矢勇，不好辜負天賦，自甘荒佚。有恆箴更說得透徹，所謂「德業之五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就是說你每日三餐，普通飲食倒不會失時，何以做事反要爲外物所遷？斷中輟呢？我們真要達到有志竟成的目的，就不可不以立言有恆自勉，這立志有恆，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眞意。

上面是說明我們如何力行的要旨。最後我要提示大家，我們總要篤信「行易知難」的學說。我們要知道力行之

效，是從「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認識上出發的。革命大義，本來如日月經天一樣的明白，我們體會得愈確實，那末實行時必愈勇敢，而且一切方略程序，總理都已經爲我們詳細的訂定了，我們祇須按照方略，依着實行，各就執行學識之所宜，確定計劃步驟，本乎良知良能，竭盡我們救國救民的本職，勇往積極的去倣，就必然能達到目的。我還

可以補充一句，要解決「知難」的問題，也唯有從力行中去求。

總理說：「能知必能行，」我還要續一句「不行不能知。」因爲我們都是後知後覺，我們除了基本的革命大義以外，所知的實在有限。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竭力求知，同時還應該從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學問經驗中認爲已經獲得

的知識，如果不是經過實行而證明爲有效，就不能斷定所知者果爲真知。所以我們一切的事業，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大學所謂「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周矣。」這就是力行的效果，也就是革命成功的方法。如果經過實行或實驗以後，而我們所得的知識，所用的方法，證明爲不能見效，我們就可以察覺從前所認爲已知者，其實不是真知。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充我們知識見解的範圍，就與獲得真正的知識一樣。所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所疑就必定有所變，世上最確實的求知方法，就無過於此了。我深深感覺到抗戰建國革命事業的艱鉅，我又感於我們同志

近來志願力行的踴躍，今天特地將力行真諦，和如何力行始能成功成德的道理，貢獻給大家。希望大家認清要旨，立定決心，勿爲動盪的現象所搖惑，勿與盲動或亂動相混淆，即行求知。不懈不輟，慎思明辨，貫以篤行。中庸上說：「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所謂篤就是貫徹到底，完滿達成總意思。像這樣的篤行，纔能說是力行，亦纔能算是革命。我們同志照我上面所說的道理切實反省一番，就知道我們從前一般所行的，不是真的行，就不是力行，所以我們事多不成。唯其我們不曾真正的力行，所以要視革命事業爲畏途而認爲難行。那裏知道革命並不是難行，祇是我們沒有決心，沒有懇誠去力行，沒有堅決的信仰去篤行的緣故。古諺說：「天

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說：「事在人爲。」這二句話是我們幾千年來民間傳說的老話。這就更可以證明「知之匪艱，行之唯艱，」只是對於空疏忽惰的惡習慣的一句箴言，而「行之匪艱」却是我們民族普遍認識的真理。所以我們以後革命立憲，無論抗戰，無論建國，祇要下定決心，祇要抱着熱誠，祇要照養我們信仰去力行，我敢斷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而我們革命的使命，必能容易達成，亦就可不言而喻了。

革命的人生觀

一九二一

朱執信先生遺著

生存之價值

近世經濟學者一般認欲望論爲經濟上最重要之部分，而觀於欲望之分類，各說不同；然其論欲望之最要者，必舉生存之欲望。（註一）故各種欲望在經濟上皆在生存欲望之下位，而充足欲望之貨物，亦以充足生存欲望之部分爲有無限之效用；（註二）由是而僅有此一部分存在時，其部分爲有無限大之主觀價值，而此生存之欲望有如是之效果見於經濟上，從而可謂之無限大之欲望。

顯此之立說，第就經濟上言之而已，一般人對於此似以

爲更無研究之餘地。然如德國學者以經濟學結合於社會他科學而研究之者，猶不能不留一「非經濟事項而能使他種欲望在生存欲望之上位之事實存在否耶？」之問題；況就於經濟學所認之生存之內容，猶有可分析之餘地耶？

經濟學既爲社會學之一部分，而社會現象之區分而研究之也，初不過爲假定的端斷之事實，初非有天然之境界存於其間，故雖研究上假定爲經濟學之對象，初非全然爲經濟法則所支配也。既有他種法則與經濟法則並行，則欲望雖爲經濟學之出發點，却未嘗爲經濟上事實所束縛，則在社會上有犧牲一種生存欲望而求滿足他種欲望者；即如求偶之欲望，在一般經濟學者皆置之第二位，然世固不乏以男女之欲，

舍生命所資而從之者也；如宗教上之欲望，布連提諾所謂第四位之欲望也，然當耶教尙被迫害之時，及宗教改革之際，彼耶蘇信徒與新舊教之舍其資生之具以殉其宗者，又何可勝數？凡若是者，在經濟上批判，或限局於一部分，不能得其全，而事實上生存欲望不必常爲上位，其他欲望不必常爲下位，事固顯然，更無可疑之餘地也。

然此之研究範圍頗廣，非今茲所欲論者，此時惟欲就第二問題爲之研究；卽生存自身之內容，分析之爲如何之事實，而就此各生存之人，因其所有內容不同，而其生存之價值差異如何，是所欲知者也。

蓋人之生存欲望，假使常在他種欲望之上位，而就其生

存價值，未嘗不有主觀的批判之差異，故古諺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莊子云：「胥靡登而不遺」，謂其被罪輕死也，而何以於同為生存，各異批判？則正以其生存內容有異耳。構成此內容者，或為積極的快樂，或為消極的苦痛，（註三）種種事實，隨其時代，與其社會，乃至其人生性遺傳教育，感化以至雜多不可勝舉，要其所以發生個人之差異者，歸於左之數事實：

於此首實舉者，為其豫期生存期間之長短，與豫期確固之程度。當人方春秋盛時，留戀方大，逮乎未齡，任運而已，此以其生存之期間，在少年自擬久長，所期者多，而老者知餘生無幾故耳。同是生存，而少者有數十年之豫期，老者

假數年猶恐不得，斯其生存之價值，固不得等也。然此不
之豫期，又常視其所處境遇：譬在中國，獨夫方以恣睢
快，而媚吏則以良民之生命承迎之，彼其重足屏息以徼倖
時，而又重之以游饑，輔之以盜賊，病不必攻其內，而往
天其天年，此其少者雖可豫期生存，其確定程度，和他國
遜矣！則其生存之欲望，宜不若人之強也。老子言之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詩曰：「哲之華，其葉菁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除此問題以外，猶多有左右生存價值之升降者，次當舉者
幸福之大小也。人以生存故享樂耶？抑以享樂故生存耶？
成一問題，以純理論，無生存不得有享樂，則以先起者爲

目的，後起者爲手段，殆至當乎？斯不然也。於最初之生存與最初之享樂比較，有前述之關係而已；若夫既成社會以後，則不如是之簡單也。原始之人，以生存故求享樂，而享樂之所與於其人之快美，不隨其生存之時間以俱盡，遂於次期之人類，生出不爲生存自求享樂之一事實。循此以往，社會愈進化，則享樂之方面愈多，其性質愈高尚，其與生存之關係愈爲平行的；有時以求生故謀樂，有時亦以求樂故謀生，此種狀況，於文明社會，故不煩比擬而可解也。夫如是則同是生存，其有享樂者，生有因之而增重，其生無可樂者，輕死逐利，是則其生存同，而其生存之內容異故也。惟然，故民有汗踵胼手，草衣糲食而生者，有朝作暮息，大布脫粟

蔬水之供而生者，有廣廈華室，呼使輿行，玉食珠衣而生者，其求長生之念，獨於後者爲切，而方術之士，乃造爲屏去衣食，辭謝紛華之說以難之。此無他，其生存中享樂愈多者；其求生之念較常愈重，而黠者因承之以必不能行之條件，以塞其言之不僿。夫漢武必聞黃帝與其後宮俱仙，始慨然歛罷天下，則夫長生而無享樂者，終非帝王與紈袴所慕，章章如也。故圖民之生也，非特生之，將又娛之，而國家之敗，必自民無以樂其生始也；樂土之詠，訖于之謠，固曰求樂，非但求生也。

而次此當論者，爲將來之希望。凡前所論幸福，皆就現在所有享樂而言耳；顧所謂現在者，果爲繃然的現在耶？凡

言時間者，有過去，有將來，於此將來與過去之間，爲之劃分界限之一點，正同於幾何上空間之一點，從於點者無分之一原則，此現在之一點雖容思議，決不能指出之於當時。何者？心所感者發之於言，言時已異於感時，則所言之現在，非所感之現在也；言而有聞之者，聞之之時，異於言之之時，所聞之現在，非所言之現在也；推之由聽而感於心，由感而致其思，莫不皆然。現在隨時變化，不可捕捉，而感於心，發於言，聽受思議之現在，皆以將來爲其內容者也。譬吾手持紙煙，方燃而吸之，在一呼一吸之間，而言議煙之享樂，普通不謂之將來。然試思此一呼之後，前之吸煙之享樂，已入於過去，而今茲一吸之享樂，正在吾言之後，始得發生。

於此一吸以前，指此一吸而言享樂，寧得不謂之將來乎？故幸福者，皆以將來爲條件，而今所謂將來之希望者，其與幸福之距離，不過程度問題，非如世人之所思議爲相去懸絕，不可併談者也。（註四）於是所謂幸福與將來希望之區別，可暫委之常識之判斷。而在蒙昧之社會，其幸福之範圍固陋，其所希冀於將來者尤稀，而徒於社會之進步，漸次以從前屬於將來希望之事實，編入幸福之範圍，又漸次擴充其將來希望之界限。此卽於生產財之增加見之者也。方經濟之未發達也，人類所認之財產，止於直接充欲之少數物品，其供享樂之期間亦短。及後而漸次增加，且其享樂之時期，亦從而比較的長；又逐次以求將來享樂之目的，投其勞力資本於生產

財之上，更進而爲第二次生產財之着手，如是益進，而生產之過程，乃或延引及於十數年。（註五）凡此不屬現在可享之財，或不計入於現在可享之享樂以內。而就於一個人言；有此將來希望得享樂之財，已可由之得現在之享樂，則其個人的觀察，以之算入幸福之中，不爲不當也；於他方面雖未有此將來發生享樂之物質上確認其所爲希望者，不過爲一種依於自己之理想，望其有云云之效果而已。此於古代殆極稀，且常受社會之非矣；而社會進步之後，以此希望，能得物質上之確證，而變爲實際幸福。又以各個人對於將來之價值，其批判加強，（註六）故其數量與其品質加增，而人之生活，以現在幸福爲重者，不過少數之人；多數之人以其現在幸

禍而惜生之心，恆不及其以將來希冀故惜生之心之切。故生
逐財之範圍，固比前爲廣，而未至爲生產財實現於社會，徒
懸一希望以待其成者，較前尤多，則生存價值之所以人各不
相同者，當並計其幸福與其希望，乃得定之也。

次四當數者，爲過去之回想。常人之爲享樂，其結尾爲
欲望滿足，而滿足之後，其事物已泊然無餘，而於人之心
猶留一蹟象，異日追懷，猶感快樂，反之於以前之苦痛，雖
其迹不留於肉體上，而常刻諸心中，瀕死不忘。故有養之優
而心不素者，有迹雖淪而意自舒者，此種快苦之貽留，大抵
從其社會之進步而益著顯。又其發現多在於精神的快苦方面
，卽如美食鮮衣，其於異日足供追懷者鮮，至於美術之作物

與個人之情懷，其入於心者深矣；其在苦痛，三旬九食，異日計之，不留餘痛也；至於親友之間，存歿之感，沒齒猶厲；乃至平昔誤謬，事過悔與，卽或毀滅身湔其舊染。由是言之，生存者之價值，亦常爲過去之圖想所變動而入於計劃。

(註七)

次立爲名譽。名譽之事，在一般人往往誤認爲文明社會所獨有，其實不然，名譽之念，於有社會以上，無不有之。不特此也，單就名譽而論：野蠻人往往強度在於文明社會之人上，而於名譽之念慮最薄者，如在一度進化而退轉之社會各員。如彼野蠻人以殺敵爲名譽，則悉其智力求而殺之，彼初不加以自己之判斷，惟從於社會上之習慣所詔而爲之耳。

故其人一切行動，無一不懼社會之批評而避就之，一飲一食，一舉手，一投足，皆以其同輩所是非者爲準。故書摩拉曰：人往往張不應於自己費力之宴以邀人之嘲，貧家寡婦之葬其夫，恐失鄰人之所期，務爲華美，遂使其身及其孫子，零落不復振。（註八）蓋爲文明幼稚之社會言之也。至於其進步漸可徵，則其社會上所以爲名譽者，品質自大有改良，而其見重於社會人人之度，反見淺薄。蓋人智之發達，而特立獨行之風盛，心所謂是，不計其名，而社會之人，或尊其舊聞，或倡所新知，本無一定之形式以爲譽者，益使個人發揮其性，從已所信而行，故在文明社會，其名譽之勢力減於前。雖然，其是非好惡，猶有其公然者存，則其行動之結果爲衆

所同是者，常去一切以求之。若衆所同非者，避之蔑有後也。道德未弛而人有所不爲，是其名譽之拘束力漸減，不得謂爲惡社會也。其墮落者異是，前日所以拘束一切人納之於軌者，不問善惡，既已一切減去無餘，而其社會方尊功利而賤道德，去遠慮而卽榆惰，凡衆之所不善者，重其不善以求匿之，（如行不義而殺其徒黨以滅口）衆所樂聞者，綴飾不善以冒其名；（如以振興實業之名而禍一國以計私利）議其社會中得知其事，遂亦更以相欺爲能，而不復計其本原。殆夫，其不旦夕滅亡也幾何！蓋在澆漓之社會，其人如不得名譽或已有而喪失之者，其生存之價值，當然見其減退。於是有捐生殉名者，有爲譽忍死者，方其昌昌並生，無名者殆不自期而輕其

生命也。

次六爲自由。自由之于生存，殆有不可劃分之意義，凡所謂生存，不過能自由發揮其力而已。故於生存之認識中，活動力最盛者支配人而不爲人所支配者一也，不支配人而亦不支配於人者二也；支配多數人而爲少數人所支配三也；支配少數人而爲多數人所支配四也；不支配人而爲人所支配五也。此五者雖等差有殊，然其繇爲人所支配者，猶得以已之意志運動其身體以從百役；如礦山工人之屬，對於人雖無支配之力，而尙支配物，往來自如。此猶有自由者存也，乃又降之，至於爲囚徒或爲現代嚴避暗殺之中國大官，其動止不出數尺之內，劃地爲牢，弗敢越也，可謂酷矣；顧軫臂

食，踞廁見將軍，猶其所長。於是有風痺不仁，瘡膿跛躄者，不能自運而待養於人；然猶有其覺知之自由，假借種種動作以宣其意志。是知苟有生存，必包含多少之自由，而所謂不自由者比較言之而已，絕對不自由而生存者，事實無有也。既人各有自由，則其生存中對於其現在所持有自由無不愛戀者，此種愛戀之性，與活動之欲望相關聯。活動之欲望者，如久坐思行，久默思言，其志不在得活動結果，而以其活動自身為快樂，反之則不得從事於已所願望之活動，即為痛苦。故於所舉癡囚廢疾一輩人以外，其對於己身，本有同一之自由，而苦欲支配人不欲為人所支配者，正此活動欲望使之然也。蓋人既生存，猶有餘剩之精神肉體之力，因求發抒

，而基於性習，此種精神肉體之力，本只於一種或數種行動爲適宜，過此以往，則苦多於樂。惟欲求其所樂之活動而恐其罹於苦，故不欲人之支配；又以其所樂之活動，性質上須待他人之活動始能成就，故生支配人之願也。卽如吾人長閑對奕，於此白黑百許石，豈有所求哉！而樂之不爲疲，此固習性然；假令以勞苦相齎之故，無端令我爲河間姪女數錢，則更何能消日？此正不樂人支配之例也。苦夫欲支配人者，其志固不必在於活動，然如哥倫布之西征，方恃船人冒危共濟，若各徇其欲，必中道而棄還，彼哥倫布之所期何由可達？於是乃望支配人。故活動欲望之盛也，必其社會之既進，而各個人自認識其所最適宜之活動。當是時，其支配人者，

不察其所支配者意趣所向，而因應爲之，則其求自由之念，忽然而大盛；而在進步之社會，各個人所願望，本至不齊，欲其因應無爽，又至難之事也。是故進步之社會，人人皆感無自由之痛苦，非真絕無自由，其現在所欲得之自由，適不存故耳。故由前之說而言：生存之人皆有自由，則以有無自由而量生存價值之多少，其說固不能立；由後之說，則以適度發揮其能力滿足其活動欲望之自由之存否，而論生存之價值，自判然殊。假使一人能任其意以行其所最謂快樂之活動，彼其自視此生存，真爲無可復加之願望；設其人而冒畢生服役之命運，則其生也，果何所裨乎？在實際固存身不自由，而被命服勞，適爲己身所最願望：則如供奉之畫師，追隨

之樂伎，其中亦復有不更他願者，顧懸架書額，伏地圖窺，古人猶或引爲巨辱。他如國史總裁，今爲顯職，其實正昔人所謂稱優畜之耳！執簡握鉛，動違本意，至竟何能發揮己之所長。凡是等等，自由既喪其大部分，一旦感知其痛苦，卽自厭其生存，事實上所屢見也。

次七爲家族關係。於初期之人民，殆無有家族與社會之區別，於凡同社會者，皆信以爲同族，故不別有家族之感。然在稍進步者，必以一家族爲一經濟單位，於是其心情常爲家人所牽，在一己之快樂，常爲家族之痛苦所掩而不得舒，亦或以家族之快樂故，忍無量之痛苦以續其生。積此習慣，遂以成性，而無家族之痛苦，乃有加於物質上所感不足數倍

者。故前所述蓋一至六各快苦，本爲己一身言之者，不得不勉及其一家，在其家人所感快苦，縱不得與己身所感同種之快苦等儕，而家人快苦之一事，實不免爲一個快苦之原因也。又其人於家中，或以濃至之情懷相將，或有澆漓之惡德，則其苦快之度，亦因而殊。故有良好之家庭，而加以有愉快之生活者，其家族中人人自貴其生，反之者自視儼如也。

次入爲人之同情。社會之進步，家族之範圍，以漸而小，交際之範圍以漸而大，故交遊有出於國外，而人之行事爲一世所評與者，其反射及於其人之生存價值，使得上進；然而世之所評與者，不必盡由道德之批判，徒以情相感，故世所評者未必是，其所不評者未必非也，所謂同情者也。（註九）

最末則其人在社會所處地位，其他社會上事情，亦各於生存價值有影響。蓋人生存於社會，殆無一事不與己有關係者，特其關係有厚薄，有直接間接而已。所謂魯酒薄而邯鄲圍，事殆未始一一舉也；然其於生存上一般有左右生存之力者，殆盡於上所列舉之九事。

上所舉九事，皆為決定生存價值之元素，而此中第一事之前半，即預期生存之期間在或社會於特定之時，可以數學的得其決疑率，由是而壯者豫期更生存若干年，幼者更生存若干年，老者更生存若干年皆可指示其中數，（生命保險之保險費即於此而算之）故為常數。又各個人對於此九事其批判各有不同，或輕甲重乙，或惜身賤軀，（如漢末裔精氣

不疾視亟言以求養生一派是) 故對於此各事之輕重之度本不同，但就特定之人言，此亦為相對的確定者，今之研究不存於此一方面，故亦可暫視為常數。至於第一事之後半，及第二事至第八事，則皆從於社會之事實而變遷，即皆變數也；故於生存豫期期間，可表之以常數 2，其各個人對於各事所為批判，可表之以常數 $b_1, b_2, b_3, \dots, b_9$ ，其豫期之確定程度以下九事，則以 $X_1, X_2, X_3, \dots, X_9$ 之九變數表之，由是可得生存價值之方程式。即：

$$\text{生存} = b_a + b_1 X_1 + b_2 X_2 + b_3 X_3 + \dots + b_9 X_9$$

此中第一項為常數，其餘皆變數也。而生存之價值既等於各

項總和，故爲 X_1 乃至 X_9 九變數之函數。即：

$$\text{生存} = f(X_1, X_2, \dots, X_9)$$

而此九事，自各有其快樂痛苦，即其快樂增加，或痛苦減少，皆足以增加其變數之值。（於此爲變增之數）若減少其快樂，增加其痛苦，則又減其變數之值。故其事或痛苦等於快樂，則其價值等於零，若其快樂少於痛苦，則價值變爲負矣。而此快苦兩方面皆爲不一定而可變者，故 X_1 至 X_9 之絕對值，等於其所含有快樂痛苦之差，而其爲正爲負又視其快苦兩方孰大？此關係可表之以左之各式：

$$X_1 = y_1 - z_1$$

生存之價值

$$x_2 = y_2 - z_2$$

.....

$$x_9 = y_9 - z_9$$

即 y_1 至 y_9 表示其各事所與快樂，而 z_1 至 z_9 則表示其事所與之痛苦也，故生存價值之方程式，又可變之如左：

$$\text{生存} = b_1 a + b_1 y_1 + b_2 y_2 + \dots + b_9 y_9 - b_1 z_1$$

$$- b_2 z_2 \dots - b_9 z_9$$

而此第一項至第十項皆正數爲一羣，第十一項至第十九項皆負數爲一羣，即：

$$\text{生存} = ba + (b_1 y_1 + b_2 y_2 + \dots + b_9 y_9)$$

$$(b_1 z_1 + b_2 z_2 + \dots + b_9 z_9)$$

於此生命爲：

$$b_1 y_1 + b_2 y_2 + \dots + b_9 y_9 = Y$$

$$b_1 z_1 + b_2 z_2 + \dots + b_9 z_9 = Z$$

則生命之價值爲 ba 加 Y 與 Z 之差。而 Z 以漸增加時，生

生存之價值

存之價值以漸減少。至 Y 與之差爲零時，生存之價值僅等於 ba。若 Z 更增至等於或大於 ba 加 Y 時，生存之價值乃等於零或負，而自殺之事起，及汝借亡之念盛矣。

於此所辨快樂痛苦，皆以及於人之感覺爲標準，雖其與快樂於人之事實已存在，而人不感其事，即無關於價值；反之而人誤認快苦事實初不存在者，仍於其生存之價值有影響。即如開鑛者已達豐富鑛層，而鑛主初未覺知，則其自視猶是一未成功之鑛主而已，不自謂幸福也；若其失敗而已未之知，則已亦決不自視爲於此鑛無希望者也。此前者之例也。又吾嘗聞有以孤注博者，得勝采而以爲負也，趨室自縊，同博者解視以采，始知爲誤，此正後者之例矣。

今就此公式中之各元素而研究之；a 爲關於保險數學之問題，其大小之原因，關於其社會風土氣候，其人民體質遺傳，及其衛生設備完全之程度，要之此可不隨社會之進步而增加者也。b 則自社會初期以來，不絕見其強烈之動；然比較言之，則現代之單純對於生存豫期間重視之程度，實有日減之勢。蓋在野蠻之人，其自身爲人類以前歷代之競爭所鍛鍊，其排他而自衛，幾於無計較之可言；至於近代，則以社會之進步，各個人於多數之場合不得不爲社會屈，即以間接保存自己（社會組織之動機）之故，尚直接保存自己之力爲之減退，而自己視其豫期之生存期間，漸不如前之重，故b 實爲從於社會之進步而減退者。又於初期所謂自己生存者，

純一之自己生存而已，及後而漸分其念慮於家族。現代一般人之所謂自己者，當然含有併計其家族之意味。（註十）而除去此為家族所分之一部分， b 之內容，更見減少。故 ba 之價值，不拘於豫則期間之遞增，而有遞減之趨勢。

然第一項以下，則與第二項相反，乃有日增之趨勢。先就各係數論之：自 b_1 以下，皆關於人之性質者也，然以一社會平均論之，亦可比較得其大略。即前舉九事，在既進步之社會與未進步之社會間，情態互異，其不隨於社會進步而增加者，獨有對於現在幸福與名譽兩方面，其餘皆比例於社會之進步增其價值，而尤急激者，為將來之希望，次之者則親戚之關係與自尊也。以其所認價值大小論之，則在

初期之社會，惟以現實之幸福爲重，而副之以名譽，此外概不入於此數；至於今日進步之國，則將來之希望，常比肩於現在之幸福，而親戚關係與自由名譽，亦參而伍之。故一般言之，其爲重者增，其重重之度亦增，此第二項以下各項係數之和實漸增者也。

次就其各變數論之，亦概爲隨於進步而增加其價值者，雖從其進化之徑路言，與快樂者同時於他方面，與人以痛苦，而究極論之，其所爲苦，遠不如其所與之快樂也。譬如豫期之確定程度，今爲增於昔矣，而人亦因感知其豫期不確定之痛苦，此固無可如何者，然其使愈確定之爲有價值固無疑也。就現實幸福言之，享樂之加增，亦復使人更生望獨之憾

，然必勝無此享樂明矣，而所謂文化者，殆於各方面皆以加速進步，是以於將來之一方面亦有望。

故綜合言之，生存之價值，實隨社會之進步而增加者也。抑今日所謂社會制度者，寧有不歸宿於此方程式中數變素者耶？由無意識偶然之集合而變為永久的國家，非曰有國家者勝於無國家耶？而其效果第一可見者，非現世之幸福以有國家而得保持，將來之希望以有國家而得發展耶？非以其能安其身以及其家，保其自由，發揚其名譽耶？夫如是，故初期國家之成立，雖非如盧梭所謂有社會契約者，而實際國民以有國家而此生存價值方程式中之各變素皆得增其價值，故其快樂愈多，苦痛愈少，而各個人一更有更高之生存價值。

然後承認此國家之制度不謀反抗，是無異於社會契約也。夫一制度之起源與其所以存在，本爲兩事，起源皆爲偶然之事實，而存在必招於社會之要求。譬於夫婦之源，本由掠奪，而現代所以承認夫婦制度者，決非以其有掠奪之意義故尊重之也。古人因雲形鳥跡而作書，今日操翰相向，豈復含有斯須圖貌雲鳥之意義哉！惟國家亦然，其始縱出於一二豪傑之私圖，至於禪讓以還，因仍弗墜，則實其制度能爲民福利然也。故盧梭社會契約之說，雖無事實之證，不可謂其純爲想假，而今世之駁擊盧梭惟恐後者，其所包含之誤謬，乃更大耳！何則？彼認國家所由起源之事實，而不察國家所以存立爲一種之制度之理由。正如見懸崖轉石，一落不返，而

以爲一舉手能致斯也。夫國家結合之力，存於國民，國民有解散國家之力而不用之，此即同於自爲結合之契約，在此契約之目的，不外加變更於上所舉之各變素，以間接增加生存之價值而已。於是國家之所施行，有直接爲民福利者，有不直接爲民福利者；然其不爲民直接福利，若於國家之存在有其必要，則亦間接爲民福利者耳。國家之制度，爲增進生存價值之一手段，軍備司法各制度，又爲國家存立之一種手段，故求其民之愛國而民應之，強以奉公守法而不拒也。然習之既久，徒知言國之當愛，而不知愛國之目的何存，於是其有認民生福利之政策爲國家之手段者，斯則喪敗之原，而其結果爲人民之解體。論者徒痛憾人民之無愛國心，而不知其

國家之有時使人不愛也，是大惑也！

近世國家之任務比較增加，此各個人所同認者也。而其新增之任務，皆接近於增進人民幸福之方面，故各個人所感國家之必要愈切，而愛國心乃藉之以維持。夫人愛國之心固起於對外之抗禦；而在今日，其一國之民，出居外國，雖無己國家之保護，未至如往昔之見凌踐之甚也。故從於世之進步，而愛國心去其盲從的恐怖的性質，有辨理的斟酌的性質，此則所謂政治家之所大不安也。故必為久遠之謀，洞燭國民之所要求，而引以為國家之任務，則國民以此國家之必要，無異往時，然後其國家之基礎固。人但見政治家之要求國家為種種之設施，而不知實際為國民自間接要求之也。

國家以外如宗教者，其效果不見於興快苦之事物，而見於感快苦之一面，故爲別一問題；然而所以得存在者，亦正爲其於生存價值方程式中右邊各項條數，加以變更耳。反之在道德，則於各個人之行爲加以規律，其結果亦使其人自身並其社會之現在幸福將來希望有所改善。善善惡之批判，異於宗教之信仰者，其是非存於理知，而不爲擬制之權威所制限耳。故仁者愛人云者，愛之必求所以利之，非徒以言愛也；而其所以利之者，不必在現實之幸福，而常參以將來之希望，又不必限於物質的利益，而常欲取家族關係，世人同情，乃至自由名譽以易無卑賤錐刀之想，然其爲增加或特定人之生存價值則一而已。卽所謂愛人以德者，其德猶是前所云

云，若其爲德而有損於人，無益於世，斯不足尙也。

又從他一方面言之，以各個人之追求智識，而社會上乃有教育制度興，（除去少數之人以學問爲娛者不計）此教育一事，現在一般認爲不可已，而問教育之效果見於何方面，則不外與以宜於生存之體格，（體育）授以求得現在幸福將來希望所須之智識，（智育）及授善良之人格，間接使其人自身或其社會之人增加生存價值（德育）而已。此外種種事實，如家族如都市其他自治團體，乃至財產制度，婚姻制度，交際批評，文學美術等，亦皆可以此眼光觀之。

要而論之，社會上一切善良制度，皆爲增加生存價值而生，其目爲不良之制度而當排去之者，皆以有損於生存價值

敵也。

而在此情況之下，無論以何種制度，必不能臻極善之地，即不能担改良之事實。此改良或止於以舌之悅服，或成爲全國之紛擾，則如宗教改革之際，其爲犧牲者已多，若夫爲國家之改善而犧牲者，尤不可勝數矣！而其要改良之原因即同歸於舊制存在之有害人民生存價值而已。

於是吾人願欲以上所研究之結果，與現在中國國民所處地位對照。今若吾人遷執途人而告之曰：若雖生存，其價值不如他國人之多，彼亦必邇然自疑其見欺也。以爲謂是呼吸作惠，何得頓殊至爾？然使其深思吾言，必知此非無根之語也！如以生存論，則豈特人能生存哉？麋鹿在山，魚鼈在海，

彼固未嘗不同於呼吸遊息也。彼亦自有地球以來，保有數十億年之華胄，其先祖生存於昔日，其孫子又將生存於近之將來，未遑相讓也。如以為彼輩力絀於人，將來須歸淘汰，則吾輩人豈能永保其子孫，不為生存競爭之犧牲。且以耳目所接，記載所存而論；則吾人之近族，如銅色人種者，已就衰微，而吾人所認為所自出之人猿，亦久矣不存於世界。若以魚鹿之過去，卜其將來，安知其必先人歟而頓蕩哉？豈特魚鳥動物為然，即至植物黴菌原生細胞，單以生存而言，人類對之真無自矜之價值，而人相偶語，決不肯自况於馬鹿龜蛇者。必於單純「為生存」之一事以上，更加以「如何生存」之一稱量，然後對於萬物，自覺靈長，不為過分，然後可以自命

爲有生存之價值，視他動物爲優也。然既入如何生存之問題，則吾人生存之內容能如他國人乎？殆無待立證，而人皆覺其可疑者也。

吾人皆知此豫期生存期間之一元素，於生存之事實爲最少限度之元素，假使此元素不存，則其他事實如毛去羶，本不足論。若夫其他元素爲有爲無，未足以變生存爲死滅，故自有先後之別；初又當知此最出限度之元素，同時又爲人與他動植物共通之元素。故人不能同人道於牛焉，卽不可不於豫期自己生存以外，求所以使自己生存不爲無意味之生存。由是而先計及此豫期之確定如何，卽當先問現在使此豫期不確定之事實存於何方面；今如疫癘之起，水火之災，盜賊之

殺傷，山澤之顛越，雖在文明國不能免也，而吾國以為是死者猶多，何也？其事前不如人之防之豫，方事之興，不如人之救之力，其既事又不更計將來之措施也。不惟政府不為之救死，而又自悉其力以殺之，蓄冤於覆盆之下，而續命於重足屏息之中，此其於外國人為何如哉？日本自動車之傷人屢矣。近日殺某巨室愛犬，忽有罪自動車者。龍濟光縱兵於廣東，張勳飲血於江寧，曾有計其傷殘幾許者乎？然則以生存確固之程度言，尚不及外國之狗，安能及外國之人？

抑此不保護個人，使其豫期之生存期間，往往無故天奪，猶其輕焉者耳。人所以重其生者，首計現在之幸福與將來之希望，而於此現在幸福，不及外國人，亦為顯著之事實。

反對者殆無有；然其所以致此者，悉爲過去國家施政之結果，非可以一朝變史。抑且此現在之富，勢不永存，就令物產豐饒，豈可恃而媮惰！故所當論者，重爲將來之希望，而不幸中國國民將來之所可望者，最缺乏，而其根原乃在於現政府之極力摧殘。蓋自清光緒之末葉，國人始覺知天然利源亡失之多，朝野賢愚，皆不敢輕以利源授人，而塞進展之路。獨是二年以來，居然風變，苟有可利民於異日者，必竭力攫取授人，是以昔時雖有政治之不良，尙留發展之餘地，今則雖有善者，不可爲謀。夫將來所望者既次第消淪，則現在所特以自慰其生者，亦同時向盡，其爲痛苦，可降道乎？固亦知人之希望，與生俱存，苟曰能生，豈能無望，假使能於喪權

未盡之秋，有廓清改造之實，則其於異日，寧不有裨？願此種計劃，本為希望，於此希望既得達之日，始有他希望可言，則何由與人累長度短哉！次此當論者為自由，與名譽，而名譽之事，實與獨夫權制不相容。故自滿廷雍乾之際，已以無恥語天下之人。而近日之政府，益發揮其特性，上行下效，固不知名譽之當尊。而人既以不名譽為此國民當然應有之境遇，斯其不有快樂，不必言矣。卽其自由，於近年僅得發覺者，今亦倏忽盡燭，歛手待命於貪暴。而不肖者乃以實言今日所忌不在自由；（嚴復是已）夫豈衷心樂是哉！澤雉畜於樊中而神王，檻虎豹於精威搖尾向人，非惟媚以其行，更復媚以其言，其言可怒也，其使有是言可悲也！老而蓄妾媵，

使誓千秋。誓者媚也，而罪在使誓者也，彼其在不得不誓之境遇而不勝至欲可悲也！

夫生命之價值決定元素，最重爲現在幸福，將來希望，自由，名譽及家族關係五者，既如前所已言，今則事實上已證前四者之皆減少，而後一者又依於前四者而決定。（家庭之所與快苦仍不外物質的富及希望自由名譽等）故今日中國民之生存價值，正日趨於下，斷不能與彼日進者併談。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於不良之政府。則惟有於此貧弱之希望中，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實現，乃可以次及其餘，是則生存價值之一轉變之機也。

吾中國人其尙未覺知此生存價值減少之痛苦者乎？

抑感知之而無意於將來者乎？

其將於亡羊補牢之計有所擇也？

吾急欲得此四萬萬之答案。

註一

書摩拉不就欲望自身立區別，而就關聯於欲

望之衝動，分爲自己保存衝動，交接衝動，

活動衝動，認識（名譽）衝動，競爭衝動，營

利衝動六種。又布連丹諾芬欲望爲生命維持

之欲望，性的（交接）欲望，求聲聞欲望，爲

死後計（宗教）之欲望，保溫欲望，計將來欲

望，求療養欲望，求清潔欲望，對於學問技

藝之欲望，欲創造（活動）之欲望，十種，就

於欲望之研究，此兩家爲近時之冠，其所說亦略相類。

註二

此卽以普通所指爲效用曲線者，（自耶方斯以來概用之）可顯之，於食料空氣水等之效用，從其額之少，而見其最終效用之增加。此增加之軌迹，成一曲線，其曲線於接近立軸之點，急速上騰，而於此最近立軸之處，變爲與立軸平行不相交，卽明此一部分爲無限大者也。

註三

耶方斯與書摩拉皆認快樂痛苦爲經濟現象之重要點，而耶方斯以從經濟學爲基於快樂痛

苦之微積分學者，而表快樂以正數，表痛苦以負數，尤便於數學之研究。本論中生存價值之方程式，亦倣彼例者也。

註四

現在財亦不必爲絕對確實，如前所舉吸煙之例，則若驟遇颶風，吹烟墮地，則此一吸，亦不可期。故非消費完了，不得云有確實享樂。

註五

近代言資本者，一方面使生產迅速，一方面又言生產時期延長，而謂之迂回生產。此兩者之矛盾，蓋可以片言解之：卽其生產一物自始爲此生產之時起計之，則甚長，而自決

定供給一種物件著手製造之時計之，則甚短也。換言之，則用機械故，欲得某物而成之於瞬時，而實際造機械，固需時也。如近日美國某地有一晝夜而成之巨屋，可謂神速矣，然其所以得一晝夜而成者，前此固需種種之豫備。即如造屋之鐵石材一也，造鐵石材之機二也，造機之機三也，造機之鐵四也，得鐵之鑛五也，開鑛之機六也。如是數之不可悉窮，則雖謂此室積數十年之功成之，蔑不可也。是則始創開鑛機者，至今日經數十年，而後此一部分之結果，歸於享樂也。

註六 前號論將來價值篇參考。

註七 此多屬精神上之事，故一般人對於此所感快
苦較輕，而有學秉智者感之獨切。

註八 書摩拉一般的國民經濟學原論概論第十六節

註九 此不必爲尊尙之，故不爲名譽。

註十 書摩拉同書概論第十四節。

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

中國今日其已成熟者乎！（註一）

成熟者，滿足於現在不求進於將來，其不進也，非不欲也，其分子已更無發展之餘力，不能進也。故夫物之進步不齊，其各有成熟一也；其成熟之方向不齊，其為成熟者亦一也。梧桐之實，徑不過三四分，而瓜可過尺；方瓜之大如桐子，不得謂成熟，而桐子之實雖不大如瓜，已更無進步，是其程度之異也。然瓜、蔓稿，雖無鼠雀視之，朽敗可期，其成熟也雖遲，既有成熟，不能逃其結果，則自問之理也。故

曰各有成熟。然則殺父食母，梟獍之成熟也；啄粒舖糟，坐待鼎烹，雞豚之成熟也；無問其爲善爲惡，自方他力，要不可使有此時！惟人亦然，善固不可以成熟，惡亦不可以成熟也。

今如觀察國政府，以華磅頓坎必大之手段，與之比較，固屬大癡，以格林威爾拿破崙與之掣長度短，亦曰不類，而惡口者則曰魏武晉宣隋文皇宋藝祖之流也，斯殆定論乎？曰：不然，彼有子孫萬年帝王之業，措諸心中，不惜其民之弊，猶懼其徵求之不可以繼也；不計其事之是非，猶慮後嗣之食其不慎之報也；故高歡不爲宇文泰裂東魏，陳高帝不與西魏分梁，斯誠非苟息三四年以圖自娛者比也。依恃外力，

犧牲人民土地以圖一逞者，其爲石敬瑭乎！能使從珂心膽俱碎，而兒皇帝竟不保十二年，此殆歷史上作惡之最下劣者也。雖然，吾甚悲今之有似於彼也！今之世所目爲官僚派者，其治天下固已不足道，其自謀身也，猶若是其拙也。則將何以繼之？是今之政府爲惡之政府，而其爲惡，又不過苟其姑息以爲之，非積慮蓄懷，期有所適。然且更無進於此之惡，又安望其有善於此之善乎？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固滿政府所不爲者也；重斂以逞，民勞弗恤，固滿政府所不爲者也；山澤之寶，一貢諸人，固滿政府所不爲者也；縱兵肆虐，任意殘掠，固滿政府所不爲者也；昔之用人，猶視其孰能適於地方之民意者，今則非怨毒深者莫使也；昔之誅戮，猶視其罪

狀昭著者，今則惟是誣告者是信也。凡若是者，雖悉一日之力數之，不能終也。而至其極，乃以國家財政舉置之他人監督之下，斯則無可加矣。夫爲善者，雖損己而有益於人則爲之，其極也，棄其身名而弗恤。然而益於社會者多，而損於己者少，則善之進步也，非如是者，其善難爲繼也。今之爲惡者，不求其損於人者少，而益於己者多，是不求惡之進步也。夫爲惡人者，固不惜犧牲全國以利一身，然使其有術以使身名俱泰，民怨不蓄，國家不頹，於彼又何苦而不爲！計不及此，而惟是賊中國以求逞一時，斯則惡不進步之成熟政體也。

成熟之政府而能久不見屏，斯殆歷史上罕見之例也。雖

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

二四三

然。吾能知其所以然。今中國之國民，成熟之國民也，故能有此成熟之政片，而使中國爲成熟之中國。

自未革命以前以至今日，一般有程度不足之歎，斯殆先覺之覺後覺乎？曰：不然；此國民成熟之一明徵也。覺其程度不足，而求進其程度使至於足，此真先知先覺事也。然則言者和者必爲少數之人，且爲奮鬥的進進之人。又必其言之和之者大半爲程度已足之人，至少須自認爲程度已足之人。今則反是，不聞此說者，固不入議論之範圍；其聞此論者，大略贊成者什九，而反對者什一，斯已可異矣！又其和之者，大略自認爲不足，而無一肯以中國人程度不足，而畫策靈力使之進者，一何可笑也！尋其根源，蓋非以欲有所爲，

而患 程度不足，將以進之；乃欲有所沮，而毛舉其程度不足，將以止之也。故曰程度不適於共和。而反對之者，則曰中國程度已足；夫使程度已足，是則此未足之說，必不爲大多數之所歡迎，今既自暴自棄，而以程度不足爲安，斯不得謂爲不足。是所謂不足不適於共和者，乃以爲辯護專制，主張君主立憲，而緣飾開明專制說之具，斯尤可詫耳！以此程度不足之國民，而求其程度能足，固有種種之方法，而常關於國民有無前進之精神。而中國人今日所以號稱程度不足，其根源乃在其國人成熟而不前進。於此成熟之國民之下而爲共和政體，固不得良；而使其爲君主，爲立憲，爲開明專制，爲閉塞專制，其結果亦皆無良理。既曰不適於共和，當

並云不適於君主，亦可云不適於專制，而尤不適於開明專制。其不適也非他，有適者存也。當求如何可使此國民適於此政體，不當求如何之政體適於此國民。何則？彼本無適合之政體也。况乎言者實非求適合，但欲安於專制也。

言之最易入人而實非者，無過開明專制。實則開明專制者，不過得一進步之惡人以爲君主，其捐於天下者少，而利彼一家者多，因是而被開明之號，而無以辭於專制之實。譬於今日，亦可以二三自命管仲鄭僑之流，假專制之地位，行其所謂開明之策，而在彼一般成熟之人，日日以程度不足拒絕共和者，亦必遂以此拒絕開明。夫專制之力，非能以一二入自生之，仍築造於多數人民之上，故欲以專制而行開明者

其難與以共和行之等，而其召怨則過之。今試取開明專制之模型而論之，如陳景華之治廣東，殆近之矣：其去民之迷信也，其嚴於奸宄之稽効也，其不徇顯要之意而屈其所持也，其督民以公共衛生也，其示民以人類平等也，古之循吏，何以尚之？然民不聞有父母之恩。方其生也，婦者七媚者三，比身戮於無辜，外人或且感涕，而民快之。跡其怨詈之所由，不外數端：禁烟不假借，豪家死者責以申報，淫祀悉與毀除，畜婢而虐者收且教之，諸買貧女畜待長使淫賣者悉解放之，其尤著者也。夫若是者，不過開明之一端，其犧牲之人，與其犧牲之額，皆至微者也，而已召千夫之指。則使更尚之以大同之旨，為全社會計幸福之平均，立百年之計畫，

彼坐尸厚產，食而弗勞者，又安能順而樂之？其怨毒之深，抑可思矣！於是其專制之基礎已亡，將覆滅出於始所豫期之外。以視不開明者，尤酷且速矣。嗚呼，隨景華之死，固廣東之人所爲而假於袁者也。使政府而同於開明專制，彼必且樂賣國以去此開明之政府矣，故成熟之結果，惟有朽滅，於此而斤斤於政體之適不適，謬之甚者也。時者，變動不居，不及於時，都將爲虛。彼自政府對國民而言，則取古人馬牛鞭扑之說，宜莫便於專制；然踞專制政府於成熟的國民之上，固無救於朽壞，其爲專制者，亦復同乎盡者無餘。豈有超然離其所制者，而獨此千古乎？成熟之國家，朽滅之狀雖萬殊，其朽滅固無免也。

抑此成熟之現象，有如何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乎？於一切可以進步之事，悉沮罷之，坐待朽滅，使除去時間之一問題，則固反於人之天性，不可解者也。惟社會之心靈，雖非盡未視將來，而對於將來之價值，未有視爲全等於現在者。此價值時差之說所以興，而利子之所以成爲一種社會事實也。是以人有甘冒明日之破滅而暢一時之意者。亦有深慮將來而排斥一切現在享樂者，於此二者之間，復有等等不同，其將來評價之人，於此有社會一般之人認將來之價值之程度比較少者，真社會爲成熟而不進。

今如以中國市場言，年息百分之八，每半年付息一度。此非甚高之利率也。然使有人提一錢，（一圓之千分一）而出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

之以委諸公衆，使無動其資本利息，而以複利法增殖之，則五百年之後，此所積者當在一百兆圓以上。（萬萬爲億萬億爲兆）（註二）設五百年前，有人爲此積立者，現在中國全人口，舉而分之，每人所得，當不止二十五萬圓也。然則今日之人有二十五萬圓，曾不及五百年前之全國中惟有一錢之價值；而在今日，亦更無爲五百年後之人，計此每人二十五萬圓之利，而犧牲此一錢者，是則價值時差之顯證也。然此不適極端之例，（利息不能永遠不變）非可以此律一般人之行動。願吾聞弗蘭克林之死也，以金二百磅分贈費拉特費與波士頓之政府，期至百年而各得十三萬一千磅，（五分複利）中國實習於此，固未有聞也。斯非其對於將來價值判斷之素弱於

異國人乎！(註三)

夫惟爲將來而犧牲現在者，能使現在有現在以上之價值，故其進步不息，所謂前進也。物無不可以供享樂者也，且終其局之目的，不能外於享樂；然而人不可以悉取一切之物以供享樂，故有置穀於地而弗食也，畜牛於牢而弗殺也，織而爲布不以衣，指窮於爲薪不以爨也，則有所望於將來者也。所謂犧牲也。惟其將來之所謂，將以現在之畜其享樂所餘者爲之原因，故認將來之價值愈高，卽其視現在之犧牲愈賤；而以將來有此利益，故其人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其增加者，非特足償所犧牲，又益有以供其將來之發展。此其進步，不特經濟上有然，在社會中一切事物，皆可以類推者也。凡所

稱爲社會致力有造於天下後世者，蔑不由此精神出；而或棄其生命，或毀其聲名，或喪其娛樂，或見病於親戚朋友，其近者顯於年月之內，遠者見於千載以後，或名不稱而業在，或志已遂而身隱，凡皆以爲我所喪者有限，而社會之益無窮。

此高尚之心，實使社會向上而弗墜於成熟之境；願爲此者，初非一二人之力，實賴社會有多數如此之人以成就之。社會而有此徵象者，其犧牲之結果雖未生，而一種將來生此結果之望在，現在社會尊重之之程度，固加於其犧牲以上，是所以爲前遠之社會也，所以爲有現仕以上之價值也。馮驩之市義也，尹鐸之保障也，雖其未有難也，其價值固已存

矣。

國之人於將來價值有幾許之認識乎？此一問題也。夫曰：「不管他人瓦上霜」，猶非吾家也；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猶非吾身也；今之人，韓退之所謂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戲尙可以生者也，趙孟所謂儉食朝不及夕者也，其與前進者幾何矣。（註四）

夫曰個人主義，曰自利心，斯固至不條理，非進化之一事實也；而如何以限制此利用此者，猶是有主義有遠久計算以後之事，於今日固不足以語之也。如使其善於自利，則今日所當有事者，曉之以國家與個人關係如何而已。然今日不若是易爲也，彼於國家之事，有如何影響及於自己之一問題，

固不能自下決斷，亦復無意研究；此無他，彼其心以爲國家縱使善良，己身不知何年受益，而當此際，犧牲吾之精神財力，以求國家之進步，未免大愚。故無論何種制度爲良，自己既吝不主張，亦復忍不抗拒，惟是禍機方發，則驚悚相求以寧息而已。故方革命之未起也，其走呼號以革命召瓜分恐嚇全國人者，所謂商人也，然常滿政府勢力既盡，則率先迫地方官，使與革命黨言和者，亦商人也。彼其心理，非急變也；非胥上帝臨之在上；非胥天使質之於旁；非遇名僧大師觸指頓悟，忽有革命不瓜分之說入於耳而悚於心；然而翻然歸嚮革命者，以爲瓜分是革命以後事，革命而戰爭是現在事，現在而無戰禍者，雖無幾何時而亡國，亦復甘之，其在

第二次革命時，亦若是而已。彼於北軍南軍將何所擇，而竭力將迎於總統者，無亦徒有望於戰事之息，而不憚犧牲將來以求曲全現在乎？推以論之，彼拳匪之亂，對於外人爭先顧民庶者，其亦以爲雖明日劫掠，今日猶免見誅求也；爾時南北各省之以立約中立爲喜，亦曰今日而無戰爭者，後日雖亡國可也；設異日更有他國挾其力以臨中國，彼輩亦皆將長跪以請所謂都督師長，勿與決裂，以保暫時之安寧而已。抑豈無無所訂於國家，彼其於一身之所得，正亦爾耳。今如中國路鐵鑛產于十年來悉力保持者，政府已一一舉而授諸外人矣；然將來非特鐵路鑛產然也，於地租鹽稅，已供必不能償之債之抵押，則將來之土地上權力誰屬，亦可概知；此外如

森林，如水電，如大工場，一一皆供外債之抵押，將來更何有企業，容中國人自營者，是其結果，全中國譬如杜蘭斯哇巴拿馬，而全中國人皆爲礦工耳！此其進行途徑，固已顯然，不待甚深察而知也。而此華工之境遇，果可得久延乎？猶是未決問題；然如今代之人，熟視無所動，且惟恐有反對之言起，而累及之，不待政府之禁，而承風豫摧避之，斯其人雖曉以國家與個人關係之密接，寧有濟乎！夫知其是非，不計利害者，吾人可以自處，未可遽以責人，然尙望人知其利害，而未盡亡是非，庶幾猶得爲完善之社會，奈何不知是非之上，更併將來之利害而忘之也，斯則所謂成熟之利己心，其所標榜之理由，不能於保特現狀之上加一字也。

然成熟之社會，其前方惟是朽壞橫亘之，諸所作性，皆
是無常，譬如鄉音，幼童所習，壯歷異國，歸猶艱於言，何
况物質隨時演變，更有何法能保持之？必欲保持，惟有於現
在存立者外，別謀所以補其變滅之缺於將來者，斯則非有現
在之犧牲不可，而此犧牲固且於各方面者。譬如一機械，每用
必有所損，此所損失非可保全者也，然於用其機械已程其功
之日，就其生產品儲蓄其一小部分，以逐漸得等於機械原價
之資本，於一旦機械壞滅無餘之際，即以其所積，更作機械
，此即普通所謂積立制度也。然此所積立之一部，屬於直接
者，顯然見其爲犧牲耳；實則所當犧牲者，何僅此一點？先
就機械自體言：不過暴卒之掠，不爲偵探所會喝強奪，已是

一條件；同社會人，各得安生，而買取其機械所成，亦是一條件；政府不於機械營業，加以種種科派，使不堪其煩，又是一條件；又自其積立者言，貯之銀行，而政府不以紊亂之貨幣制度擾之，亦一條件也；銀行憚於法律，不輕詐欺破產，亦一條件也；凡此種種，無一不與國家有關。苟不為國家有所犧牲，將何以保全其機械乎？此徒自國家一方面言，其實社會各方面，無一不能為個人禍福，苟欲趨福避禍，即曰微細，終不能無犧牲。然則以保持現物為目的者，其第一手段當為除去惡政府而設改良者，下此始有保持可言。若如今之所為，則政府方授外人以權，肥軍隊以掠，而風天下以暗默，言保持者，徒放任順適而已。但求保持現在，不憚犧牲

將來，而所保持者，瞬息已成爲過去，其第二之現在，已受前此之犧牲，成爲壞滅，又更就其壞滅之餘，以講保存，而謝現在之犧牲，此則成熟者之爲也。世人得無疑吾攻擊守舊者乎？吾言不爲守舊者發也，守舊者不滿於現在，而以復古自任，故其所追慕者在既往，而其所置重者在將來，吾人於其主張，多加反對，而於其精神，不得不爲極端之賞揚！此如宋儒之主張井田封建，至欲盡廢現制，其事雖不可果，而其精神一移用之他方面，卽爲社會之大利，况此精神之所貫注，能使人有廉立之況乎？滿洲之覆也，爲之死者無一人焉，此非守舊家缺乏之證乎！夫以社會學眼光觀之，以異國一姓之人，來攘我國，今其覆滅，宜莫與偕；願彼輩有篤信

奮說死節爲義，而莫之行者，有明知身與清室同其休戚，而猶吝其犧牲者，於義於利，審之而不克踐其所尙，悲夫！吝於現在者，鑒於將來，將來雖有悔於今茲，而猶吝於將來之現在，斯其朽滅，國無怪也。烏託邦之著者公瑪摩，舊教徒也；彼雖於社會改革，懷此突飛之改良意見，有今茲所猶難實行者，顧其於宗教則篤信不移，身老矣，爵位方隆，際英之改國教，甘死而弗從也。夫爲此宗教而殞其生，吾人當不獎勵之以爲可，顧其篤信守死之精神可風也。此真守舊者也，趙公子成肥義憤之矣！（註五）

社會如有機體然，其質點漸凝固而趨衰老，遂至滅亡。此社會有機體說學者所信也。雖曰今日學者反對有機體說者

頗多。而其所以反對者，不曰凝固不足以召滅亡也，即吾所謂社會成熟而趨於朽壞者，於認社會全爲自然法所支配者，抑認爲可於自力自由變更其狀況者之學說，皆未有所恃。特是最近學者所說，對普通有機體之因果關係，運絡密切，顯明易見，單箇不雜，於自然力之趨避難；社會則因果關係複雜微眇，故不認如他有機體之趨避難結果，不失毫髮。從而於已隣死滅之社會，而有一部分前進之人出於其中，將或更新其社會的精神而與以前進之生命，非盡受命於自然力之下也，此則社會所以爲超有機體也。

前進者不已者也，社會進步，如無窮級數之同數然，任增求若干項之值，其結果僅能與極限相近，而終不能有全同

之一時。社會時時有改良之餘地，卽時時有犧牲現在之要求，抑且比例其進步之度，其感覺將來價值重要之程度愈高，則爲是所要之犧牲愈大；然而此追求終不息者，則前所謂對於將來價值之期望，於精神上能與以現在之滿足也。夫人有享樂屬於過去，而其結果留於現在者，如聞清歌，三月忘味，如遇名畫，過眼輒憶，惟於將來亦然；豫想將來美善之境，以爲現世缺乏之補償，斯其滿足，固不必基於現實之享樂也。能視此期望爲加於一切現在享樂之上，則能以一切現在供犧牲；縱使其所期望於將來有時更供犧牲，在此時未嘗不感滿足，如是者安得成熟？安得滅亡？

此犧牲之精神而存者，所爲犧牲之目的，不必果遠，而此犧牲之效果，則未有沒而不彰者，爲將來之社會計，固求不誤之犧牲也；然與其無犧牲，無寧誤犧牲，犧牲之悞，患不知之，苟其知之，幡然可改也。歐洲中古之研究點金方術，曾出無數之精神能力以求之，其結果雖不能塞河決，而化學乃爲之得基礎。日本之攘夷也，其犧牲可謂多矣，然其目的不達，而國勢遞隆，故悞之犧牲，而能自知其悞者，猶不悞也。由此而言，中國之人，其亦惟甘稿餓死者可已耳，否則當毋吝其犧牲，以一部之前進精神，移而布之全國，今猶可及止也。抑吾聞之，非洲魯人有厭世謀自殺者，則往立海濱，待鱷魚來銜之去，使其人而於自殺猶吝其勞也，則何

望其自助也。

註一。成熱之文，不過假借取便立言，義既見於後文，故不深致商榷，幸毋循名責實，枝辯害意。

註二。一錢又百分之四之對數爲 0.00170333 ，故其千乘自（中國舊稱言之則爲九百九十九乘方）之對數爲 1.70333000 ，即其真數爲首位以下更有十七位者，以原定單位爲錢，故其數爲一百兆圓以上，更精密求真回數則當云一百零七兆九千六百餘億圓也。

其後波士頓之基金雖漸增，迄今約得十二萬磅，殊不如所豫期，費府之增加率更不及此。（Fisher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 chx. III)

註四

此與厭世者不同。厭世者固不屬望將來，亦不留戀現在，可與破除拘羈之見者也。今之藉口於無可爲而憂待死亡，又不欲人之以現在爲犧牲者，不可以自附於厭世也。

註

此中更有以爲今既不如古，後又不勝今者，無意於論古而徒愴今，則近於厭世派者也。
三年四月雪打櫻花之朝記之。

未來之價值與前遊之人

二六五

人類的將來

苦樂時差與苦樂地差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想將來的人類一定會絕滅。爲什麼呢？並不是因爲別種動物能夠來滅人類，只是我們人類將來有一天不願意再傳種的時候，自然再沒有人類出生。他所以推測有這個時候的理由是：

人類照馬羅闢斯的法則，是加倍的，無論你什麼民主主義、民生主義實行了的時候，到底總有不能養這無窮增加的人口日子。現在世界人口是十六萬萬，讓他作五十年一倍算，一百年後也有六十四萬萬了。到這個時

候。已經是地面萬不能再養活人了！一定是你殺我，我殺你，纔能殼活，並且免不了人吃人的慘事。却是那個時候，人民的知識比現在進步，他們曉得了這人殺人人吃人的原因都在傳種這件事。因為生兒女的數目，要比死的人多，所以人口一天天增加。到這個人殺人人吃人的地步，保得住一代，保不住十代，保得過千年，保不過萬年，算到無路可通，自然就要有第二種辦法。大概厭世的人，常講死是好的，不過能殼死的，實在是少數，在野蠻的社會，自殺是很少的，要等有了知識，纔能殼自殺，然而總是少數，不過要人類絕種，並不要他自殺，只要他三姓就殼了。他們既然算到無路可通，就一

定會想到自己雖然肯自殺，何苦再來傳種，等子孫受這苦痛。這個想頭，一通行了，就沒有人類再出生，一代就完了！……人類是這樣絕滅去了，再過一百數十萬年，還會有別種動物，也走到這個地步，得了現在人類的知識，也要學人類的避妊，不再傳種，於是乎又絕滅了。世界只管繼續，這個現象，還要循環。

他的觀察是很深銳的，他所設想的人的心理，是過去現在將來進步的人裏頭，能設有的，然而究竟有幾層，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

- 一 人類的思想，是不是以這種進步爲止境的。
- 二 一定的時候一定的社會裏頭的思想，有沒有一致的

可能。

三 在實現這個變形的「自殺」的時候，會有中途更變不會。

這三層我都有一點意見。

現在的人，動不動都是講強國強種，自己一族的人想他一天多過一天，自己一族人所佔的土地，也想一天多過一天。這就是所謂大什麼主義，大什麼主義，帝國主義了。如果這一班人能殼再稍微進步一點，想着自己只管把別人適壓服了，自己子孫布滿世界，幾萬年後，還是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爭麵包拚命，或者也會有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你吃我我吃你的時候，一定會把現在那一種興會淋漓的帝國

主義大什麼主義丟下了。這是可以有的事，但是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因為現在一班人，在那顛倒夢想一族支配全球的時候，已經有『人類不應傳種來造出苦痛』這一個很進步的理想，那將來一般人能發覺這個理想的時代，一定早已有比這個更進步的理想出來了。那現在帝國主義，大什麼主義，遇着了第二種主義的抵抗，就行不連。那將來這個不傳種的主義，碰着了更進步的學說，自然也是退避三舍的。

這個將來的學說，是一個怎樣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到這個時候，當然想不出，但是這個學說的趨向，是可以看得到的。在從前的人，是曉得生的快樂，不曉得生的苦痛，這一個不要傳種的理想，却是因為看見了生的快樂，是禁不住，

生的苦痛是免不來的，因要免生的苦痛，就連生這一件事都迴避了。所以我們能更想像一種人，能殼看破了所認生的快樂，同時又能殼解脫了生的苦痛的。這個道理，說似很深，實在很淺，因為人能殼認識生的苦痛。到底是從認了快樂來的，如果認了快樂是假的，那要認識這個苦痛都是假的，並不艱難了。既然快樂苦痛都是假的，那認識這生的苦痛不必避一層差不多不要費工夫的，這個最顯著的，就在自殺的心理上，凡有自殺的人。那是拿自殺來求免一種苦痛的。然而他所謂苦痛的，就是他的一個求不到的快樂的反映。比方羞愧自殺的，就是他求人尊敬褒獎的快樂的反映。因病自殺的，就是求健康的快樂的反映。因貧窮自殺的，就是他求富

裕的快樂的反映。因為社會上有得了這個快樂的，同他比較，他纔生出痛苦來。如果不然，不會有痛苦的。所以打破了快樂這一層，似乎可以少點留戀，其實這個時代，苦痛也沒有了，也不去尋自盡了，也不要滅種了，所以斷定人類的思想，斷不以避傳種這一級止境的。

再講將來社會，如果弄到人吃人的地步，（或者永遠不到這個地步都不定，因為人類防止過庶的辦法是很容易做的。）人類的思想怎麼樣呢？大概只有他吃人沒有人吃他的這一部，當然是覺得快樂，不覺得苦痛的，只有人吃他沒有他吃人這一個階級。雖然感着苦痛，他一定是還捨不得快樂的。這兩種都是被環境制限住了，沒有進步的思想，到了可

以吃人，也可以被人吃，或者不至於被人吃，也不至吃人。這一階級纔有稍爲進步的理想，然而這個階級的理想，也決不一致，一部分總是同現在的人差不多，看不破快樂，又捱不住苦痛的。一部分可以有不要生命，免除苦痛的思想，再一部分就可以有看破苦痛，隨順自然的理想，這個是和聲聞和小乘出現了之後，一定有大乘出一樣的。講到有一個時間，一個社會，完全被不傳種這個主義支配了這件事，我相信是沒有的。

再講，假如真有這個理想，支配了一個社會，把傳種的事情中止了，決不是約一個期日，以後完全避妊的，一定是暗中參差錯落來的，他這一行下去，不消得幾十年，死了大

半人了。剩下的中年人，生活上壓迫去了。苦痛沒有了，這個思想，也被環境改變了。人有了生趣了，自然又傳起種來了。這個景況是極容易想得到的。如某說人會想像到「再過幾百年還會人太多生活有苦痛，」因此人還不願意傳種，我就可以說，人還想到「將來的苦痛橫豈有救濟的。何必耽心，最多不過同這回一樣罷了。」那他可以放心傳種了。所以不傳種這一種手段，是不會澈底的，是會中途更變的。

我是說過，這位朋友的觀察，是很深銳的。他所說想過去現在未來的進步的人能設有的心理，但是我們不能索這一個心理發生的徑路。比方一個個和兩個禮拜，因為有美國一個天文家的科學上一種臆說，說幾個行星走在一線上，太陽會

受影響，地球跟着就有天氣大變動，結果恐怕要成了人類的
大不幸。這一個預言出了來，中國的人，是怎麼對付他呢？
照我聽到的，一般人都是說，有什麼要緊，大夥死更好。然
而後頭報上，就有某國人因為恐怕地球末日快到了，趕快去
大吃大喝，大快活的新聞，可以見得因為公理戰勝強權，得
了擴張領土的實惠的民族，和附會人家公理戰勝強權，得了
一個大教訓的民族，心理上的差異，是一種不可抗的事實。
一個人的視察，無論如何，不能不受環境的影響，對於當前
的苦樂，評價總未免高一點，對於時間空間的距離稍為多一
點的苦樂，評價就未免少一點。這一個分歧成立了以後，就
有許多矛盾的事情，不可以理解說的了。

同一個人，由於同一的苦樂在心理上所生影響，昨天所受的，比去年所受的多一點，明天所受的，比明年所受的也多一點，何以同一種苦樂在同一個人，會有兩種的影響？這一個只有「苦樂時差」能設說明他的。同一個時候，同一種苦樂，爲什麼這一部分人可以感覺到，那一部分人不能感覺到呢？這個只有「苦樂地差」能設說明牠的。

比方明天飯沒得吃了，在我們中國人，個個都曉得是苦痛的，如果說明年沒有飯吃，他已經是不大着急了，爲什麼不着急呢？因爲有許多人，都是沒有拿着明年一定有飯吃的把握，橫豎一年後的事，姑且再算罷，這種心情，是大概的人都相同的。如果講到二十年以後沒有飯吃，那真大概的人

不來理會的了。不過真到明年那個日子，二十年後那個日子，他沒有飯吃那一天，這苦痛總是大致相同的，這是中國人的苦樂時差了。然而如果到了法國人民來講，他雖然一般人明年還不是一定有飯吃，在他的政治上經濟上是比中國人有利得多了，他這一般食飯的把握，總算多一點，於是他的看明年沒有飯吃這一件事實，就看重了。即使他對於明年沒有飯吃的苦痛，評價和中國人一樣，他對於明年沒有飯吃的苦痛，一定比中國人感覺得多一點，所以政治上經濟上的進步，有減少苦痛時差的傾向，越進步的人，他越能設感覺到以前過去很久和以後隔很久纔來的苦痛。

又比方中國多數人對於家裏的人的苦痛，是很有同情的

對於同村的苦痛，就不大關心了。講到同省同國異國的人的苦痛，就全無知覺了。然而在外國人，現在總還能設對於同國人的苦痛有同情。這有什麼缘故呢？就是中國的社會組織，不如外國的進步。這同社會人的苦樂，感應到別人的程度就有差別了，所以社會組織進步，也有減少苦樂地差的傾向，在組織進步的社會裏頭的人，更能設對於疏遠的人起一種同情。

然而減少只管減少，消滅永遠不能消滅，無論你政治上經濟上的條件怎樣好，社會組織怎樣密，明天的事情，是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情是明年的事情，沒有和等的時候。同鄉的事情是同鄉的事情，別國的事情是別國的事情，也總有分

別的。惟其時差地差是有減少的趨向，所以從前不放在眼裏的苦痛，漸漸都發現出來。有了支配人的心理的力量，從前以爲幾百年後不是我們所關與的事情，只拿我躬不問憂恤我後兩句，就抹殺盡了；現在却把幾百年後的事情，來當着一種憂慮，豈不是漸漸把很久遠的事情看重了。從前以爲幾千幾萬的事情，於我何干，各家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了格言，現在想像了社會裏頭有人吃人的事情，也曉得不快活。豈不是漸漸把很疏遠的人的事情看重了。這兩個看重，都是自然而來的，所以我這朋友有這個心理，和其他去家爭三世的有這個心理的人，都是有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基礎的，不是光是發明了一個原理。告訴他一種理論，可以令

他成一個信者的。

同時他這個無視苦樂時差，無視苦樂地差的見解，是武斷的，誇張的，也可以看得出，因為苦樂時差雖然減少，究竟不是全無差別。假使你說一年的差為十分之一，（拿利息來做比例，）那十年的差，就要是百分的六十五，一百年之差，就要變了百分之九十九有多了。換一個方法來說，就是明年的苦樂，比起今年，要打個九折，那後年的苦樂，比起明年又打一個八折，似乎很平常；不過這一算下去，十年後的苦樂，就學不上三成半，百年後的苦樂，比起現在來，就不到千分之一了。時間是無窮的，那將來的苦樂評價，自然也是無窮小的。反轉在苦樂地差來看，現在國界種界已經是很

有勢力的，我們算是能觀看破了這一層，然而最多不過講到人類全體罷了。那人類近親的猴子，前堂兄弟的哺乳類，乃至一切動物生物，能設一概有同情麼？現在我們是無從做得到的。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並不是邏輯，實在是感情上的不可抗力，（但是這個親不要拿家族親來限定他。）所以我們看見幾百年後的苦痛，不能和現在的苦痛一樣。對於可以延長到幾千年幾萬年後的苦痛，更不能看得和現在的苦痛一樣。這個是可以確信的。對於必要的人吃人一件事實，所發生同情的強弱，也是不能一律的，這個也可以確信的。如果說將來人吃人是苦痛，那比我們進步的人，看見我們人吃牛，也豈不覺得苦痛？將來再進步的人，豈不說牛吃草，人也要

10

270122

11



07-5